

福建文訊

第二十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發行

# 目 錄

第二十七期

---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陳 易 國
- 禁菸考.....金雲銘譯
- 福建之民族詩人.....梁 孝 瀚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生活...翁 紹 耳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沙善德原著  
吳迺聰譯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朱 鐵 蒼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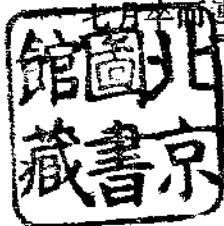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陳易園

### ◎ 導 言

有明中晚，閩之泉有一人焉，才幹著於古今，威聲震於中外，與譚綸戚繼光鼎足而齊名者，俞大猷是也。顧世之稱大猷者，知其勳倭而已；而其志在九邊，老而彌篤，使明廷始終用之則長城以北，榆塞以東，可永無烽燧之警矣；堪大用而僅小知信夫杜子美之言古來材大難爲用也，（譚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如，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愨，可以託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

明之相臣將臣才備文武者，前則于肅愨，中則王文成，後則戚武毅俞武襄；餘子皆弗及也，之四人者，文足經邦，武能禦敵，乃至出其餘事，發爲文章，作爲詩歌，亦可以垂世而行遠，得不謂爲命世之英傑也乎？嗟乎尙已！

俞武襄之歿，泊於今三百有六十年矣。（明史本傳及其他傳紀，均不詳武襄生卒年月，惟通鑑輯覽記武襄以萬曆八年秋七月卒而連江陳第一齋集告俞虛江先生文敘虛江先生，歿於萬



— 1 —  
\*A964722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歷已卯之秋，嘗較可靠，按已卯爲萬曆七年爲民國紀元前三百十三年，卽西紀一千五百七十九年，）咄彼東夷，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論者恒慨歎於俞戚之不再生，竊知典型不遠，方策猶存，是究是圖，昭昭來許，竊意繼茲以往，必有無量數之俞公戚公起而新我舊邦，摧茲堅敵也，第戚公身後，年譜旣出諸胤子，而論述其事蹟行誼者，亦實繁有從；俞生前厄於大用，後世之所表襮者，亦不過其十中之一二，將何以矜式後人，恢宏先烈，以爲抗戰建國之資？不揣固陋，爰草茲篇，惟播越之餘，書籍廢缺，未能周備，自可斷言，濟濟諸公，莘莘羣哲，尙有以補其闕而成其志也。

### ◎ 少年時期之俞大猷

古之英雄豪傑，自其少時，類能嶄然露其頭角，惟俞公亦然，公籍晉江，其先出自霍邱，始祖敏，以從明太祖驅馳天下功，封百戶於泉，洎於公爲七世，公名大猷，字志輔，號盧江，生而穎異倜儻。甫髫髮時，出語輒欲轉乾坤，昭日月，推倒一時，洞視千古，以豪傑自命。人或詫之，則絕然作於詞氣，以爲舉世皆縮蓋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也。家酷貧，日或不再爨。太夫人楊氏，刺髮網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糶米以歸。已而爲秀才，益勵學業，謂異日當與稷契皋夔，絜能較功焉。時泉中名師王宣林顧趙本學俱博雅方正，易學得蔡清之傳，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王宜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福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存仁義之奧，趙本學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其而默契神會，尤能總統融貫於三氏之意，而闡其所未論。嘗言「人心之撰，四端而已；四端之變，不可勝窮也。若夫易之所衍，極深研幾，尚象通變，彌綸天地，變化鬼神，旁行曲成，易知簡能，蓋自有以遠悔吝，定吉凶，而生大業者，非必假之卜筮。而後知也。」其篤於理而畧乎數如此。所爲詩文，雄偉清逸，不事巖絕之語，而鋒穎不可玩狎；不矜懸河之辯，而渾融流轉，浩乎無涯，蓋善養其浩然之氣，乃能自致乎此也，觀公所至，輒自顏其堂曰正氣，後遂以正氣堂名集，知其夙有取於文山天地正氣之義矣，迹公生平以易治學，即以易衍兵，且以其用兵者爲文，以其爲文者用兵，故能一以貫之；而其根柢，則已定於少時。然則士當伏處草野，致力學業之時，其可無以養其本哉！其可無以養其本哉！觀於俞公可以恍然悟，奮然起矣。

### ◎金門時期之俞大猷

公以諸生，而得即易衍兵之法於趙本學，本學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緝廬閉戶，不求聞達，著韜鈴內外編，注解孫武子，沒不授子，以付之公，知其可任兵事也。公之知兵，於是焉始，父原瓚沒，公乃棄諸生，而襲其官，始學騎射，指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能知簇，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劍」法，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鬪，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焉；雖將百萬之兵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十四年乙未，中武會試第五名，試題爲「論安國全軍之道」，以能忍爲言，謂「忍德之基也，行事立功之本也。君子而能忍，則不爲人所致；機操自我焉者也，；君子而不能忍，則常爲人所動，機操自人焉者也。機操自我者，特重以觀變，秘幽以御物我無召彼之端，在彼無可乘之隙，忍於一時，必有大伸於其將來，在者矣；機操自人者，在吾無持重之威，自闡其淺深之形以示人，正所謂小不忍亂大謀諸者矣。有國如是，安能有國？將曰債軍，固其宜哉！」語極切要。

公釋褐後，陞正千戶，視篆金門，金門剽悍鬪訟，最號難治，公既至，飲耆老於鄉，延明師於塾，導以孝讓，申以詩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束矢，各得其平，復以朔望聚民於鄉約所，申白其事，是非之，公與衆共之，非者大愧，悔前之爲，公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於司府，司府亦不聞發一牒於金門，勾攝某人也，其初服官時之治績，已有如此者。

嘉靖十六年丁酉，安南有莫登庸之亂，詔毛伯溫討之，公上伯溫書曰：「今之欲繼處乎莫賊者，有二：伐謀攻心爲上；

### 人材未竟之俞人猷

而伐兵攻城，乃其次焉者也，……又以伐謀攻心之策言之，法曰：使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令敵人全師授降納土，此上策也，按莫賊來表，欲自附於改過首罪之列，願將本國土地人民戶口，聽天朝處分，但我使不往，彼使不敢入。其志之真與否，其處分之欲如何，皆不可知也。竊意一面陳兵，尅日以進；一面遣使數輩，徑抵其都。責以夏夷之分，諭以逆順之理，懼以強弱之勢，果見其悔心之發，自揣之明、出於中心之誠，要見其社村洲崗峒源場，戶口糧米實屬何府州縣，或聽吾郡縣，或聽吾分立，得其實落回報，則一使溝通之力，足抵數十萬之師；功歸於大司馬大將軍者甚大，而福及天下生靈者甚溥，亦何惜而不一試爲之乎？如或莫賊背反前約，拒慢吾使，負固怙終，罪在不赦，則賊地虛實，吾使已伺覘其大概矣。然後激鼓英雄之士，長驅於鳶鳳眼，勒功夫茅嶺河華之間，旗自正正，陣自堂堂，泰山壓卵之下，可指日以梟莫賊之首矣，然交趾舊俗，最爲無禮，破竹束膚，辱殺諭使，固其優爲；今之使臣，職未易稱，必也學裕才充，節堅識宏，直以國家生靈爲念，而等生死榮辱於浮雲太虛者，然後能爲大司馬大將軍成此偉績也。念卑職學才節識，雖萬萬不如人；但叨國厚恩，許身願報，不敢讓於古之忠臣奇士。而泉州衛右所百戶鄧城，實猷同志之友，願與卑職同死生以報國家者，倘得均充末役，以資正使使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令，俱不敢辭也。」書上，伯溫器之，而以中朝方略無定，南征之師，遲遲乃出，後伯溫果用其策，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躬叩鎮南關，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溫許之，詔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時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也，於是不發一矢，而安南平則俞公獻策之力也。

先是嘉靖之初閩廣海寇，不過數百輩，乘風遊劫，不足爲地方大患。而有司因仍玩愒，不早圖撲滅，遂至勾通日本；而先代備倭至意，蕩然盡矣。乃貽患江浙閩廣者二十餘年涓涓不壅終成江河毫毛不拔終尋斧柯，可勝歎哉！俞公坐燭後先上書僉事陳用兵二弊二便，二弊者：上不能用將，將不能將兵也；二便者：委任當極其至，賞費當有所取足也，語甚切直，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公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遂去官，金門人流涕爲作生祠，其秀才從受易者，追隨至郡中；其丁壯習劍法者，給役其家，不肯去，其得人心有如此者。

### ④ 汀漳時期之俞大猷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功行紀作癸卯年）諳達（舊史作俺答）犯山西，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曰，此其時矣走謁御史，自言於九邊形勢虛實，無所不知；古今兵法韜略，無所不究。且以忠孝詩書，運於其間，朝廷大用之，嘗見大效；小用之當見小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教，計以塞明詔，無踰猷者，時御史爲之上名，兵部督學田汝成召入，飲之茶而禮焉，乃盡鬻其家，遊京師，上書於兵部尙書毛伯溫，畧謂「知小謀大者危，位卑言高者罪，未信自銜者妄，三者皆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也。……大猷生踰三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閩中黠夷，爲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十死士，身先舟師，使賊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致之，當矧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方今譚兵者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書上，伯溫大奇之，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鵬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伯溫用爲汀漳守備。方公客遊京師，實主邱養浩家，養浩與之居久，嘆曰：光霽之懷，敏練之識，社稷之器也，因與劉存德李愷諸人合薦之，名動縉紳矣，公每對人曰，邱集齋我之魏無知也。

汀漳守備，例鎮武平，公既至，作立馬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鬪藝，聞聞於四方，林箐盤結，逋寇一旦悉平，以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功，擢升廣東都司。武平人思而祠之。蓋公之在武年，猶乎在金門也。其爲士民所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感慕，固亦宜哉！

### ⑤ 廣東時期之俞大猷

俞公之任廣東，功績之榮華大者，凡有三端，次而言之如下：

(甲) 治浪治獠。公官廣東都司時，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總督歐陽必進移檄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處處正見人才識耳。若復委諸有司，恐終歸於談梅畫餅。惟都指揮俞大猷，懋闡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往來新恩，臨機應變，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爲獠民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民治地之人也，治之宜急，寬嚴張弛，大中羣情。自是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觀其諭新興恩平賊云：「欲種嘉禾，必除稂莠，賊亦吾民之稂莠也。謂我全無殺汝之心，亦是誑爾；謂必欲殺爾，又非仁人本心。譬如父母生有五子，其三爲善，其二背逆，要害三子。父母之心，須是除此二子，然後三子得以安生。若此二子。一旦悔惡遷善，賊心號泣，爲父母者，亦必哀而收之。蓋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初心耳，官府於爾等，亦正類此，聞爾等終歲爲賊，露宿風餐，所得亦恒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爾等有田可耕有山可採，何不以爾爲盜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則出作入息，共享太平，其福無涯也，乃如今日爲賊，出則畏官避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仇，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遞迹，勞苦終身，浪賊未免滅宗之禍，  
，猺賊終受覆巢之孽，身首異處，妻子同囚，其禍爲極慘哉！  
爾能信吾之言，安生樂業；吾卽視爲良民，撫爲赤子。我不用  
招，爾不用降，相安於無事之天，可也。……吾一旦而動於九  
天之上，發於九地之下，汝雖智，不及謀，勇不及施，悔不亦  
晚乎？又不然，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一月剿汝不盡，至於二  
月三月；一次勦汝不盡，至於二次三次，爾等財力有限，官府  
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爲有翼之虎，量不能飛出於宇宙之外，爾  
賊好自思之，毋貽後悔！……」其情詞懇摯，如家人婦子之相告  
語；而威德兼至，溫肅互乘宵小之徒，能毋革心而改面也乎？  
俞公又令鄉村良民，照依保甲，各自整頓，而自携飯食，單騎  
巡視，教閱倡導，勉以拒賊；且親率數人，徧詣賊峒，曉以禍  
福，並教之擊劍，賊大駭服，有蘇青蛇者，力格猛虎，公給斬  
之賊益驚，乃詣何老貓峒，令歸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數輩。至  
於新附之民，則悉力安撫之，開誠示素，與之更始。教敦睦，  
課農桑，勞來不怠。新恩之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焉。

(乙) 平定安南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朱統巡視福建，薦  
俞公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廉勞尤劇大，歐陽必進奏留  
廣東，委以兵事，先是安南賊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翼之  
位，乃嗾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於天朝，謂宏溥已爲阮敬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僞置官封，擁衆三萬，迎立莫正中，頻入寇欽廉界，嶺海騷動，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必進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麗，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下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范子儀營中，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范子儀悔禍，當偕我詣軍門請罪，使不加兵，盡赦爾無知數萬人之命；下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其黨懼，皆歸怨范子儀，是夕散者，二萬餘人。范瓊阮師董等，遂舉兵破之；由此而知公之將略與文才矣。文告之辭，其可少哉！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於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內地，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灑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灑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揮畫，稽首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公謂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揖大海。交州之城，亦有左右二水，左水可以海舟直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抵其地，海舟一入，則彼之長艇，俱不敢嚮邇，糜折逃遁而已。我兵逸糧充，隨處皆可進攻，交人愈難爲備，漢馬伏波（援）當時征交，實由此道。若北由廣西，憑祥西自雲南歸化道路險遠，人馬疲勞，糧運難輸，明初柳安邊卽以此致敗，故俞公特主用舟師也。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君相見於此耳」，及是果然。時嚴嵩柄政，以其孫效忠囑歐陽必進，希封賞也；必進不與。故捷書上，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賞白金五十兩焉。

（丙）處置瓊黎 未幾瓊州五指山黎那燕構感恩昌化諸黎共反，必進復檄俞公討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總督陳處黎之策，略謂：「自古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馴。數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帛費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天下之物，以羣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虐，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無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羣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

### 大材未竟之愈大獄

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付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又詳陳後此處置之法。曰：……五年以後，事宜已定，漸次臨掣其各州縣土舍行令更爲里長，不許再稱土舍名目，該管黎人，就編屬之，以爲甲首。納糧之外，不得再加差役，其各州縣掌印官，務將管下黎人，嚴禁童女不得如前披髮紋身，男人務着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各要加帽包網，不得如前簪髻倒顛，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設社學以教之，使其能言識字，每一年之間，守巡官查，考各州縣官變化過熟黎幾村？招撫過生黎爲熟黎幾村？具呈撫按衙門，以爲殿最。如此經略，漸次舉行，則犄角之勢日成，鼓黎之黨日渙；政令之布日遠，暴悍之氣日消；教化之敷日深。鄙陋之習日變，熟黎既不得倚生黎以爲禍，土舍亦不得假熟黎以生奸。不數年間。皆登州縣之版籍矣。又豈有相聚爲亂者哉」？……時議不能盡用，然猶以歐陽必進薦，命爲海南右參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將，鎮守瓊崖。初公之平黎也，單車入崗坂中，與黎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其感人之深如此。

### ⑥ 浙直時期之俞大猷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壞村鎮，去還莫何，千里蕭然，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俞公爲浙江左參將。是時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公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款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乃復收港，賊尋亦遁，凡公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守？彼何所不可登？繇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濤之險。又倭劫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倭登岸行劫，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我海上舟亦膏於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不勝其載；登陸劫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開有燥園盡植桑柘其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擱河船，周防戩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其可戰，一鼓鼓之；更行調海船堅守灣港，使不得遁。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衝之；賊入河內，河船足困之。計數年之費，爲一大舉，勢必盡絕。今總督軍門，但知急戰；新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決鬪，徒兒戲耳。用公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擱河船之議，竟不施行。致沿海各地，備受倭人蹂躪，惜哉！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尚書。經始至亦欲公急戰，公曰：大猷可殺，甯可使擊不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公爲持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公將之，大敗賊王江涇，而經亦用公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壩，斬首三百餘級。公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文華爲嚴嵩乾兒，初至軍，要張經白金二萬，遂構茲獄，嵩陰主之。於是論經死，公奪祖職，已而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公可任。三十五年丙辰，以公爲鎮守浙直總兵官，連破賊甯淞江口，營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詔還祖職。南直隸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乘雨雪，焚舟山寇，滅之，浙江亦平，遷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署都督僉事。丁巳，海上無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藉樓船爲多。公嘗言海戰無巧法，只在知風候，齊放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時天子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宗憲使蔣州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獨公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將以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南諸島，真臘爪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之用者也。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禮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遁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宗憲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公欲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使盧鏜迎直海上，公陳兵誇示之。直既至，宗憲下之獄，以俟朝命。倭怒宗憲之給之也，焚舟走柯梅。（嶺名在定海縣海中）人殊死戰，夜乘小舟入閩。閩中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委罪於公，劾之，有旨逮捕詔獄，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公歎曰：某許國以來，平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材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甯波。士民軍校，喧問咨嗟，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公聞而笑曰：尙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所自焉，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杜守之焉。

### ④ 詔獄時期之俞大猷

俞公既被逮，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際遺五百金於道，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爲上言之，錦衣帥陸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宅，叩闥而入。闥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嚴嵩）侍郎（嚴世蕃）當昕正睡，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炳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闥人入者久之，世蕃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吾方睡耳。炳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世蕃曰，爲誰？炳曰：爲俞帥耳。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世蕃曰：公何黨俞帥哉？俞帥徒負空名，達制無功，輕篋政府，厚交徐武英，（徐階）而不及愚父子，何也？炳曰：俞帥知誤矣。始白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炳典法司，權既重，上信之嚴氏亦業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嵩出，則語炳如世蕃語。炳告嵩亦如告世蕃者。嵩亦悅。炳出，疾呼俞帥人去謁世蕃。世蕃亦令俞帥人往謝炳，炳明晨復馳入嚴府中八拜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爲之動容。而徐階亦密爲解於天子前，事得緩。方獄之亟，公上疏自明，不一語干胡宗憲，宗憲深自悔；且致書於嚴嵩爲之乞貸焉，公疏略曰：軍門胡宗憲奏臣不追前賊，故違節制，奉旨逮問。軍門行臣：陸路催督參將劉顯等截殺水路催督參將張四維等，兵船剿殺。只令臣境內催督，不曾責臣親自越境窮追也。既而令副使譚綸，會撥船隻，豫除米銀，交委張四維計料要地，埋伏穴木坑，俟其遁去截追，則是窮追之責，又已明屬之張四維矣。臣於軍門節制，未嘗敢違也，痛思臣自百戶起家，歷至今官，與賊接刃於山林陡絕之區，大海汪洋波濤洶躍之際，滾死復甦，何啻數十，衝鋒擒斬夷賊之功，見之章報者，盈萬數。臣復思世受國恩，發身武科，惟有報國救民之至願，非俱刻志勦平東南之殘寇，期效尺寸；破滅北虜。以慰聖心，實臣夕志。軍門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爲御史時，薦臣疏二；及爲軍門薦臣疏五；去歲爲懲前慮後等事，該科道總督撫按薦臣疏十餘，皆自覩臣之素志者也。伏望皇上憐臣平日血戰功多，察臣從何故違節制，准臣自贖，發臣北邊立功，庶捐犬馬之微軀，圖報聖恩於萬一，臣無任激切籲天哀懇之至，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矣。解印符之重，謝袞玉之美，偃息獄床，晨夕安寢，無吁懇之聲。與王忬湯克寬鄧城同繫，皆宿昔所共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談事，張揚慷慨如平時，詩中有「暫閉戶再讀西銘」之句。及詔釋公，公謂氏曰：人生聚散，各有天也，况死生貴賤哉？其隨寓而安，從容鎮靜，有如此者。

### ④ 大同時期之俞大猷

俞公既得發大同鎮立功，念倭寇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而已；北虜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爰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挽上下。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箠弗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其車營，自此始也公有大同鎮兵車操法一篇。（載正氣堂集中）其第一條總論兵車長處云：兵法謂車勝馬，馬勝步，蓋步兵技專刺擊，而馬有踐蹂之勢，故步不如馬；車則能禦馬之踐蹂，而中又有銃砲之雄器，擊刺之精兵，追逐之馬兵，是一車而兼乎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馬步之長，故非馬所能敵也。其第二條論車制云：車制獨其輪，輪大徑四尺六寸，直施大木二股，各長一丈二尺，前橫一木，長六尺，並上面兩直小木，共裝大鎗頭四件，大佛郎機一件，挨牌二件，小月旗二面，布幔一幅，二大木，中橫三小木，以便推運。每傍索三條以便掛肩挑扯，後中安小直木一枝，臨敵用乖覺管，隊官一人把之。一頁運轉，中節不差。皆由此一人。如舟之有舵，舵之舵工是也。前有二脚，止則放下頂之，使無東西之倚；後有二錐，止則插入地中。使無前後之移。車身並輪並，車上銃牌鎗共重不滿三百觔，以十六人分班推之，雖遇崎嶇危險，皆可翼扶而進。行則布以爲障，止則列以爲營。（本條後有圖式五，可參考原書，茲從略。第三條以下，亦略之。）又俞公與戚南塘（繼光字）書云：……………燕趙之間，真正豪傑，皆伏而未露，求未得其人，義勇之士儘多，而尙費裁正。西北事體，苟得如前所云，機儘可爲，近日兵車三十，當北虜數萬，大挫其鋒，邊方之人，謂百十年來，無有堂堂正正，若此一戰，惜馬兵未得在手，故獲功不多。觀近與李克齋書，可知其略也。然今歲在此，獲功三次，督撫薦章十有二，尙爾淹抑。自謂此一付肝腸，真是鐵做，至今不肯灰墜，但未知將來如何爾。去歲辱厚情，無以爲報；茲又繼之，感佩何可忘？雖然，天既生僕，而又生公，爲社稷也。奉報自有日，惟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公努力自受，皓首爲期。仍教音時賜，以慰邊塞逆旅之懷，不宜，讀此，可想見俞戚二公，交期之篤，而車戰之足以建功，亦於茲可觀矣。

### ⑨ 楚贛粵時期之俞大猷

俞公既立功績於邊庭然嚴嵩終惡之，不得大用。會湖廣鎮守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俞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其平安叛臣，算無遺策，始發之日，廉州太守，問彼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相見於此。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入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撫之。詔以爲滇參將，諸苗聞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焉。

嘉靖四十一年辛酉，廣東饒平賊張璉聚衆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三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剿，時三省尙屬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劫，使急擊，毋反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萬衆，從一夫浪走，若其奔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乃一聽俞公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山徑斗絕，孰敢先登，四月十九日，公疾引兵萬五千人，先登柏高嶺，嶺俯瞰璉巢，如高屋建瓴，諸巢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陳其可說其黨曰：朝廷購張璉賞萬金，爵萬戶，若何不早自擇福，欲從璉就磔耶？俞將軍威震天下，信堅金石，錄人之功，忘人之過，可不乘此時執璉自贖哉？其黨相與說璉出，率賊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會黨中有欲市勞於兩廣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璉而去，人有告公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其不滅，何必功歸於已，時五月十四日也，羅念菴有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卻讓功，當時以為詩史，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於賊，饒平人建祠祀之，遂乘勝誅林朝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捷聞，賜白金，陞副總兵官，賜璽書，加節鉞，使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箐叢密，藏奸伏隱，後終為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朝議為置平遠一縣，以屬潮。使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撤，可也。

### ⊕ 平定閩倭時期之俞大猷

自倭賊走柯梅（嘉靖三十六年事已見前第（六）項）浙東江北漸甯，而患盡移於福建，蓋震於俞公之威也，胡宗憲既委罪俞公，逮入詔獄，閩人在朝者，仍爭劾宗憲，帝不問，既而宗憲以嚴嵩父子敗，言官劾其黨嚴氏，因再被逮問，下獄死。而倭

### 大猷未竟之俞大猷

尋陷興化府，焚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清裁，故城在莆田縣東）不去，自倭孺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先是閩督游震，以閩中山海寇，無慮數十萬，請於朝，欲得俞公之來，故有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馬之命，未至而興化已陷，乃急徵俞公為福建總兵官，戚繼光副之，合兵往討，嘉靖三十二年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劉顯自廣亦赴援，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時繼光提浙兵未至，我軍殊少，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繼光兵；且致書云：

猷與賊對壘，不肯輕戰，專候公大兵至，併力收功，世人皆以猷為怯為迂，唯譚二華（綸）及公能識猷心；賊在數日中欲遁，願公速至，人皆以為公遲，亦惟二華及猷能知公之心也，諸容面不宣。

俞公又作興化滅倭議云。

「竊謂欲滅平海大夥之窮寇，使分析其勢而滅之，一策也；而中有疎遁者，使連結其勢而滅之，一策也，則無餘類矣。使之分析而滅之者，何也？海上兵船，退泊他澳，使賊得分一半入海，而後追擊之，陸路戰兵，遠離屯割，使賊得分一半從陸而走，而後擊截之，入海者，或遇昏黑之夜，追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尋無蹤，則一功不得；追尋有蹤，擊獲多寡，亦未可豫度。陸截者，或昏黑之夜，邀擊其半，或得其十之二三而已。故曰：中有疏遁者，此則據今日兵勢言之，只可望其若此耳。使之連結而滅之者，何也？俞總兵營現結於秀山，劉總兵營現結於明山，其二營俱且仍舊，一面速催戚總兵之兵早到地方。俞總兵分兵一半，與之合勢。前去諸林咽喉之地，橫結數營，仍於營前自左海邊起，至右海邊止，約二里之地，立爲一字排柵，柵外乃開深溝，日夜固守，使賊不能陸遁，然後多用叭喇胡船，及三板船，裝載大小銃，直至平海衛岸邊，將賊人船隻，盡行擊壞。賊水陸路斷，麥米食盡，一網收之，甯有子遺？或曰：戚兵若到，共有二萬，何不迫城大戰，以收速效？子爲久巧之圖，師老財匱，其將若何？曰：世之論征伐者，曾未遊宦兩廣，故談月日遷延，則以爲異；若曾宦遊兩廣者，則知其爲非異也。如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八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於一年之間，圍攻兩月，而後成萬全之功。若林朝曦陳紹祿衆亦盈萬，官兵止二三萬臨之，遂被挫衄，延至今日，尙未妥貼。今倭賊有二三千，從賊有七千，且人人皆欲死鬪，官兵之數，僅與相當。約日列陣以合戰，勝負之形相半。若迫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萬一被其挫衄，東南大事去矣。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我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遁走，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縱有突遁，則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又截於前，故曰，可使無子遺也。或曰：倭賊攻城，每每易破，今言攻彼之難，何也？曰，攻者虎也，守者羊也，其破之易固宜矣。若守者皆虎，而攻者未必虎，賊相機衝出，勝負蓋未可知，堂堂王師，以討窮寇，廟算無術，先戰而後求勝，乃今世用兵之通弊，今日豈可復蹈之哉？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只喜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竊意天於此賊，似有欲盡滅之意，雖興城不他遁，而往崎頭；勝歐兵不他遁，而入平海，皆自投死地，進無所入矣，乃今以飽腫之勢，未易遁走，姑食麥以活旦夕，故曰，天欲盡滅之也。今夫奕者，急鬪則脫，雖有所獲，亦不能多；遠布則固可以多獲。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攻守之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如戚副總之兵，未必卽到，到又欲別用，須早發銀一萬兩，限二十日之期，泉漳汀之間，可得雄兵一萬，添屬劉總兵，比之客兵，尤爲得力矣」。自古當事之人，每有建議，不能取信於當時，而多取信於後代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有由也。作滅倭議時巡撫譚綸新至，俞公復致書於綸，且以所作滅倭議貽之。譚綸者，與俞戚鼎足齊名，而同預於年定閩倭之役者也。得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書及讞甚喜。且移書於俞公曰：萬勿速戰，已而繼光之師來會，繼光將中軍，顯左，俞公右。以四月二十日分道並進，合攻平海，賊騎馬躍走，盡陷溝中，無一漏者。遂復興化。其侵犯他州縣者，亦爲諸將所破，閩患少熄自倭患之起，至是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平海一役，俞公主謀，譚綸和之。繼光與顯及俞公，復力戰而勝，倭寇經茲大創，其勢頓衰，厥後繼光與俞公復連破之，東南始得安枕矣。然方事之殷，閩中要人，責戰急，至以逗遛語於朝，俞公不爲動。捷書入，譚綸以調席功，進副都御史。戚繼光以先登功，進都督同知。劉顯亦加秩，俞公則賞金幣而已。綸貽俞公書云「綸功疏甫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受金幣之賚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真知公則惟綸，乃不爲衆楚所昧，然又不能爲公重。今綸向人又有說矣。節制精相，公不綸，價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蓋誠如霍大將軍，（光）任如諸葛丞明，（亮）大如郭汾陽（子儀）忠似文信國（天祥）毅似于肅愨（譚）可以託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哉！公幸甚自愛；此點精誠，想不以老而衰，因時而變也。」觀此則知俞公者，惟譚綸矣。茲錄俞公致譚綸書，以殿茲役之紀焉。則如下：

猷爲世之不知兵者，迫令速戰，不得已著滅倭讞，惟公能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諒之也。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而後成，天於公，不謂無獨厚之意也。此時南風已猛，新倭只福清至七八百名，閩地次第靖安矣。取臺兵亦可，猷意客兵傷者病者雖補，福建汀漳之間，任選任補，多多皆辦，其要只在訓練，訓練，猷今又得其深矣，徐共圖之。如現欲調兵，則漳州府漳平縣之永福，長泰縣之高安，漳浦縣之漳潯，龍溪縣之簾尾，共可得兵五六千人，皆精勇可用。公致省，乞將戚兵速發，仍乞速至營指揮，則大功收矣。吾二人者，相期欲靖閩寇，茲得遂願，其相期於扶社稷，澤天下之願，皆可豫卜其能矣。不宣。

觀於此書，可知俞戚與俞譚之相親莫逆，雖古之廉藺，不是過也。其共立功，不亦宜哉！

### ⊕ 平定粵倭粵寇時期之俞大猷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徙俞公鎮南贛，明年，（四十三年甲子）改鎮廣東潮州，時潮州倭寇二萬，與大盜吳平相為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繹錯南下，天子憫恤東南，屢敕江廣閩三鎮撫臣，偕公平之。同時諸嗣藍松三伍端溫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公以威名偪羣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嗣。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為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敷與伍端溫七戰失利，以俞家事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無何，公果至，七被禽，端自縛，乞殺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倭自效，公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峯，焚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沒於風，脫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公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逐人招降吳平，平率衆來謁，公軍騎往見之。平見公涕泣願以身投公。其下酋長多不從，故平能自決，然猶爲公殺虜百餘級，而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人也，公使居其地焉。蓋公於未到潮前，即主歎吳平，以大殺倭寇。至潮後復主對於山寇，撫剿並用，謂當急倭而緩山寇。至是遂請於粵督吳桂芳曰：閩中浙兵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一入潮境，則彼事了矣。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深，益深則益闢，非若北虜之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之以入巢爲生路；蓋倭賊以死戰爲生路也。誠當大集精兵，使之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岑窳，不能取勝，又令遁去，遷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復蹈之乎？桂芳以爲然。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住浞水蘆清，相爲犄角，欲專攻浞水又慮蘆清賊出兵之後，公乃爲一陣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浞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却，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蘆清賊懼竊日夜走二百里，至九龍山。公既有狼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

### 大材未竟之猷俞大

擒斬千三百餘級，據當時呈報吳桂芳之語，謂「賊被困已久，全無鬪志，故我兵傷者只二三人，又殿後拒兵者，皆真倭，今所得功，真倭甚多，與往常不同，所餘真倭，或有二三百人，從倭四五百人，奔入山中，向潮州路行。官兵追至百里之外，因雨淋無糧，姑且收回，俟探有實迹另追，計其從賊決分散，真倭決是尋船入海，容哨探。」云云，足證茲役之爲大勝矣。據聞，公得賜金焉。

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叛擾廣州，城外爲墟，廣州公所轄地，吳桂芳請於朝，使公平之。公謂桂芳曰：今賊在海中，若露攻之之形，彼有揚篷以去耳。大海汪洋，難再及矣。且當歎之控縱有漸，未可以旬日必也。乃厚集舟師，多行間諜，以疑賊之詞者，已而俱不然，衆益信不爲備，分財而斃，公值得之，遂麾諸海舟兵，乘夜擊之，無一脫者。桂芳喜曰：何其成功於計事之初，不爽也？乃上其功於朝云：「俞大猷機謀神密，而運用不窮；智略精詳，而施爲有序。收羣策而行間諜，料敵如在目中；撫商夷以助折衝，制勝歸之掌上，削平諸寇，兵不留行；戡定百蠻，功無與二。真方今東南之大將抑池日而之北之長城。」可謂能狀其才，而西北長城語，尤足道公之素抱也。

未幾吳平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平，平遁保南澳。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秋，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沒於海中，公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平鳳凰山，繼光留南澳，公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閩廣巡按御史交章論之，公坐是奪職；然平卒爲克寬所追擊遠遁以免，不敢入犯矣。

時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桂芳留俞公討之。徵兵十萬，分爲五道，屬公總董之。公聞免官之令，即徹油幢歸將印，桂芳患之，挽留之使，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軍果於一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往歲招平爲大猷罪，故大猷亦隨衆而咻耳。前歲叛卒，若不爲計歛之；而但與角力於大海茫洋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勦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出於人情之所共駭，而實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俞大猷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芳林壑之想，且夕維勸，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念與人共事，知其實非推避退卻，而不以達，是不也。」時中朝要人，多然其說，於是公遂將兵，二源諸山環袤千里，懸峭峻巖，諸峒之賊，如蜂房水渦，互相唇齒，介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據雲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牆，聚衆萬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數年而莫何。公既至，使間携賊黨，出其不意，而親搗其巢，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把總黃處林喬越遂縱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砲雨下，伐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俯攻而進。烈焰漲天，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行間者王鸞，竟與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酬死間。又傷賊死者之慘，致書吳桂芳云：

李亞元巢堅固，攻開者只二三處，一萬之命，無路奔出，我兵之功，亦只從攻開處入，及火大發，遂皆走出，故獲功，及俘獲人口，只三四分之一，其在煨燼之中者，殆萬餘，歛次日往看，枕藉滿地，噫哉慘哉！一戰而枯萬骨，甚不樂有此事，天討在上，非臣爲威也。明公以爲何如？死間之士數人，皆生出；兵死者只四人，傷者不過三十人耳，不宣。

觀於此書，藹然仁者之言，固非徒儒將之風已也。雲溪既滅，俞公遂乘戰勝之勢，發兵擊東峒獲鄧廷鳳等斬二千餘級，東峒既破，令把總翁思誨，率公昔所撫之上杭兵進攻，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賊衆。五月，進攻伍元吉於五峒，五峒連絡險峙，把總林友李君素執銳前驅，身率士卒，戰而奔之，火矢煽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亂，盡焚其巢，窮追至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先已各令人統束之。至是徧移檄令，縛其酋長以獻，者峒悉平。吳桂芳上功於朝曰：俞大猷行師以律，算計如神。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處處剷平。真充國厚重之風，方叔元老之猷，宜復其兵權，嘗有偉效。於是還公職，以爲廣西總兵官，從桂芳之請也。公於平定二源之日生男，桂芳謂爲不妄殺之應，語固近於信天，亦可見俞公之洵爲仁人也。其詩如下：

老蚌生珠古所難，況逢萬姓凱歌歡，太平讌罷傳湯餅，將種分明接漢壇。

時王西喬糾衆二千，執同知，殺百戶，御史以聞，詔殺之，王西喬與李元立併衆千四，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衆二千，掠東莞之南，御史謀於公，已請殲之，公曰：今兵已老，當再調其壯者，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餉也。已而兵集，一戰而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戰而生縛王西喬，四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輸降，乞爲農民，一方以甯。

### ⑤ 廣西時期之俞大猷

廣西古田縣者自宏治以來獲康之數十年矣，其酋章銀豹黃朝猛入會城，劫布政司庫，手刃參將，故吳桂芳請用俞公征之，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戊辰事，於

### 大材未竟之猷俞大

時總督兩廣者，爲譚綸，移鎮薊遼主用俞公車戰之法以制北虜；並徵吳越銳卒，以作北軍之氣。乞俞公與同訓練，而新督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經略。瀚問公以破賊之計，公言賊之所忌，闔船闔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公爲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爲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賊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取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鵬勳，戰國用兵之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勦，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公言廣省城外卽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歛忽耳。俟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納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造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公曰：計始議，諸司曰：闔舟成，賊遁，奈何？公曰：其勢臃腫，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時隆慶三年己巳四月也。兩省論功，皆首俞公，遷右都督，於是始獲往廣西。

議征古田之舉，始於隆慶元年，而實行於三四年，俞公之意：治本則主任用土官，漸化爲良；治標則主大張殺伐，以伸國威。而公意二者，實相因者也。具見於隆慶四年六月三十日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之善後，議及當時諸書牘。惟大猷被伐，故兵數宜多，當時廣西巡撫撫殷正茂與諸司均謂七八萬人已足，公謂須十數萬，卒以十四萬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賤保潮水，巢極巖，攻十餘日未下，公伴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禽朝猛銀豹百年私寇。除時隆慶五年辛未春也，於是改古田縣曰永寧州論功進世廕爲指揮僉事，茲錄公善後議，（進攻古田，爲隆慶四年十二月，成功爲五年正二月間，此議乃未進攻前豫上者。）及古田竣事詩，（五年夏作）如下：

議者以古田之事，不難於大征，而難於善後。此誠爲地方經畧久安之要言。愚竊謂善後之難，而在於既征之後，全在於進征之時。其言似相反，而事實相成也，今夫大征之師，兵馬如林，真成十圍五攻之形；人人精勇，實有決水轉石之勢。賊據險巢，則器械具備足攻之；賊衝出外，則策應精兵足截之；搜爬三月，兵多困病，則有新調之兵足伐之；因糧於敵，不久食盡則有本色之糧接給之，似此大征，賊之元惡大慙，無不就戮；繁多徒黨，亦十誅七八，其三三兩兩，藏避林穴得免者，兵後蒞下，不過喘息行尸。善後之方，錢糧多處，設立土官爲千萬年長治之計可也；如錢糧不足，設兵防守，爲百十年之安亦可也，其何後之難善乎？是何也；進征之時，多方求善，其機由我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征後之議，因之而善，此理之所甚順，而事之所必有者也。若賊滅巢，而圍攻無具；賊衝出，而策應無兵；兵食盡，而本色無繼；兵困病，而新兵無代；搜爬不久，而賊多生逃；兵方退出，而散黨復聚；欲設土官，則無顯承之人；欲立營堡則無久供之糧，不日已招撫收拾，只可致數年之粗安，後世之人，猶得譏議乎今日也。是何也；進征之時，已未盡善；征後之議，欲強求善，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噫斷藤穴昔年之事，征善，而後亦善也；古田從前之事，後之難善，由於征之不善也，然則今因欲為善後之議，盍以往事為龜鑑乎？作善後議。

相逢盡問事何如？我亦九夷一度居，此日但能行篤敬；他時可使戶詩書，柔非剛克功常罔，恩用威施化有餘，開闢千年今再見，却疑天地果無初。

微雨弄晴夏亦寒，獯民今卽我民看，頻年貼說逢人問，此日真圖縱目觀。野史豈無書往事，時賢應有鑒愚肝。白頭孤劍酬明主，歸去從今天地寬。

觀以上詩文，則俞公之幹濟之志事之胸懷，悉可窺見，而古田竣事詩第一首之項聯，足與善後策相表裏，公之詩，猶乎公之文也。

### ● 退老時期之俞大猷

其後巡按御史，誣劾俞公所擒章銀豹非真，兵部覆奏，謂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俞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認爲奏，移鎮福建，時方議攻彭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甯，公遣兵追之，將及矣，而副使鄧之屏促向彭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史論劾公，公意不言之屏短。坐免官，時萬曆元年癸酉也。按俞公平生志在九邊，譚綸爲兵部尚書，力薦之使當車戰訓練之任，謂斯爲經邊強國之策也。以曾一本及古田二役，遂藉其事，公之心，猶惓惓不忘，隆慶五年正月十七日，曾有書致綸報古田成功，且詢車營事，略謂「京營施行何如？可得行志否？千萬年事業，可不置猷於麾不，俾效尺寸報平生乎？願速圖之！遲恐兩廣又有留本，兩廣事業猷做二十餘年，不過如此如此如此耳！」蓋俞公以經邊爲平生第一志願，平倭猶居其次；況兩廣乎？直割雞牛刀之比耳。又公嘗貽綸書云「猷平生志在邊塞，而見用江甯，乖違本索，今年七十餘老矣。妾媵尙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領車營訓練時萬曆二年甲戌也。其友李杜諷以老，盍退休？公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矧譚公在位，又知我心，虜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世宗庚戌之變，（按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秋八月諳達犯京師。）將士懦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恥也。穆宗皇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不能軍。何以示國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禦虜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小戎伐收，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公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譚綸卒，（按綸卒於萬歷五年丁丑）歎曰：無同吾志者矣。兩疏乞歸休以萬歷六年戊寅冬十月行，七年己卯春至閩尋卒。（按公卒年有萬歷七年己卯秋，與八年庚辰七月二說已見篇首）度其年歲近八十矣。賜祭葬，贈左都督，自公歸，京師練車亦罷，惜哉！

### ㊦ 結 論

綜俞公生平，慷慨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起家儒者，以至大將，在兵間四十餘年，長於料敵。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紀律嚴明，苦樂相共，人畏而愛之。世謂戚繼光如虎，俞公如龍，可謂矣。忠誠謀國，志切九邊，未得一伸其願，後數十年，明社遂屋，俞公地下有知，目其不瞑矣！至平交滅倭，處置黎獠，勦除山海寇……諸役，平定之後，均區畫善後之策，以教化羣民，而立千百年之至計，此又豈尋常儒將之所能擬哉？屢立大功，輒遭困阨，事不逮志，偃蹇以終，斯非徒俞公一人之不幸，抑中國之不幸也。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公學本於易，即以易治兵。所謂立馬讀易者也。固守宋儒傳註，不爲他說所易，聞佛老之論，疾之如仇。而爲人直截易簡，灑樂快濶，不爲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善忍，視死生若寄，興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入也，洵曠世之賢哲矣。

公自少長以至老死，刻苦自力，而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餘家。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稱已，寧人負已，無已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作之心，而絕無斯弛解緩之容，歷官數十年，祿賜之入，盡付其弟，不啓齒問；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諄數千言，以明俞氏之宗，知其宅心公而慮事詳也。當赴詔獄時，史玉陽以五百金相唁，聞其友鄧城亦被逮，命守者藏以還之，凡此皆公所以就大業之本也。其他嘉言懿行，難以枚舉，世之人知公之所爲矣，而猶未知其所以爲，徒以爲異於尋常儒將者耳。夫豈知公之由盛德以就大業，其有原有本，圖如是哉！

公所述造有兵法發微，洗海近事二卷，鐵閩議稿一卷，征勦古田事略一卷，劍經一卷，正氣堂集，十六卷，正氣堂續集七卷，正氣堂餘集四卷，凡所敘述論議，皆實事而非空文，故考其遺書，足以見公之全體，而大有補於史乘之缺陋，可作後世經國治軍者之典型也。古所謂上馬殺賊，下馬著書者，於公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見之。

公一生多爲奸人所構，以是不獲竟其才，而交遊中愛重而推挽之者，則亦大有人在。如毛伯溫張經李文進歐陽必進吳桂芳譚綸戚繼光……等是已；而桂芳綸繼光知之尤深。綸薦公於朝，謂爲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亞；桂芳則以西北長城許之；繼光則以共靖東倭北虜，扶社稷澤天下相期。以視他氏，更有進矣。而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華則公所推獎，以爲有國士之風，而薦挽不遺餘力者也。深城皆公同郡人，克寬邳州人第連江人，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公出自詔獄，城猶未出，公有致李克齊書，（載集中）其書盛爲世人稱道，謂當與孔北海救盛孝章書同看，肝膽忠義，真偉男子也。書云：「猷結髮與鄧城出當天下事，亦既効有錐刀以售平生矣。今猷爲時所棄，不日且南歸。竊自惟省，與城偕出，而不與偕還，江漢之君，少原之婦，得無笑猷乎？城若幽死，猷亦甯願戰鬪死，生不同歸故閭，死將同遊太虛，以了結義業緣也。人疾病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恩臺，猷與城之天地父母也。城之勢函矣，恩臺不憐而救之，其將何望乎？雖然天下第一等事，非天下第一等才不能任，而才如周公，後世稱之，亦必資天下之士以共理。恩臺周公之匹儔，輔弼一人，以開中興之盛治，其素所懷負，求天下之士，必欲得其氣吞一壘，而才經百鍊者，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以爲搏噬之用，猷與城其人也。雖嘗負恩臺而窮通時也，成敗運也，恐恩臺知人之鑑，猶未爲爽。若緣是而終棄之，謂必不能捐軀以效報，是誣今世之真無古人，天下後世，其謂恩臺何哉？……」歐陽深者，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與化之難，第先爲秀才，上平倭棄於戚繼光，公羅致幕府，教以兵書。謂之曰：子當爲名將，非書生也，譚綸亦謂爲俞戚之流亞，勸之從戎，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晚猶歷遊海內，論學辨博，而卓於見，年七十七卒。（萬曆四十五年丁巳）著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尚書疏衍二戴纂粹意言繆言及詩文雜著等十餘種，（名曰齋集）。而上述諸氏之外，有王慎中者，爲有明中葉之唐宋派文學家，亦閩之泉州人也，與俞公相知甚厚，遵巖集中，有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一篇，洵能道出俞公之爲人。而俞公之與陳第，風義實兼師友，第於聞赴時，有告俞虛江先生文。（戴一齋集）公誼私情，於焉兼至。茲錄是兩篇以見俞公交遊之大概，至譚戚諸氏，與俞公來往之書札。則諸氏別集中，載之已詳。且多爲世所已知者，不贅列也。

（王慎中送都指揮俞君志輔序）生當封萬戶侯，死當以革裹尸，此古之英雄貪功殉節者，所爲慷慨而自許也。其生以封侯爲悅，不惜一死以求侯，既得侯矣，又烏能死哉？狗馬實於外廄，玉帛羨於內府，子女聲色之美，充於下陳，耳目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之好，既以給矣；口體之養，既以備矣，患日之不足而已，又烏能死哉？非獨然也。其始所爲出身犯難而忘死者，志固不在死，而在侯也，然而有死者矣。所謂以此始終者，其事有所不免，而豈其所自許者然哉？慷慨之士，不絕於世，矜奮而自許，吾將何以信之？曰：其事有在乎犯難，而志不存於侯者，吾將以是而信之矣。自國家以武舉求天下之虎臣幾百年，而吾泉州未有應者，吾友俞君志輔，始奮然而出，以百戶中其科。居常作止動息，與兵爲徒，擊劍馳槊，適於持極之嬉；關弓舍矢，狎於投礮之娛，擐甲戴胄，而踞鞍馬，若衽枕席，而便紈綺也。其爲千戶於金門，爲守備都指揮於汀漳，所至與士卒同甘苦，纍無精稻，廚無皮肉，而營伍之井廩庾竈，必善具，拊循勞勉，人人必至，惟恐傷之。其誠心惻怛，發於中而周於外，不徒色之仁詞之厚而已。予見其所爲，嘗駁之曰：所謂大將者，視方略計數如何，烏在自操凶器，與卒伍爭技而較勇？則是身不勝衣，射不穿札者，不得將上軍而寇征南歟？號令明而嚴威致，則市井烏合之夫，可使前死，必人人得其心，而後與之蹈白刃，彼行厨棄梁肉而士有飢色者，非漢之名將哉？君所復予，則謂：「凡吾所爲，必始於盡。已不習其事，而苟據其權，不得其心，而欲用其力。吾以爲於已不盡，故不爲也。今使方略計數明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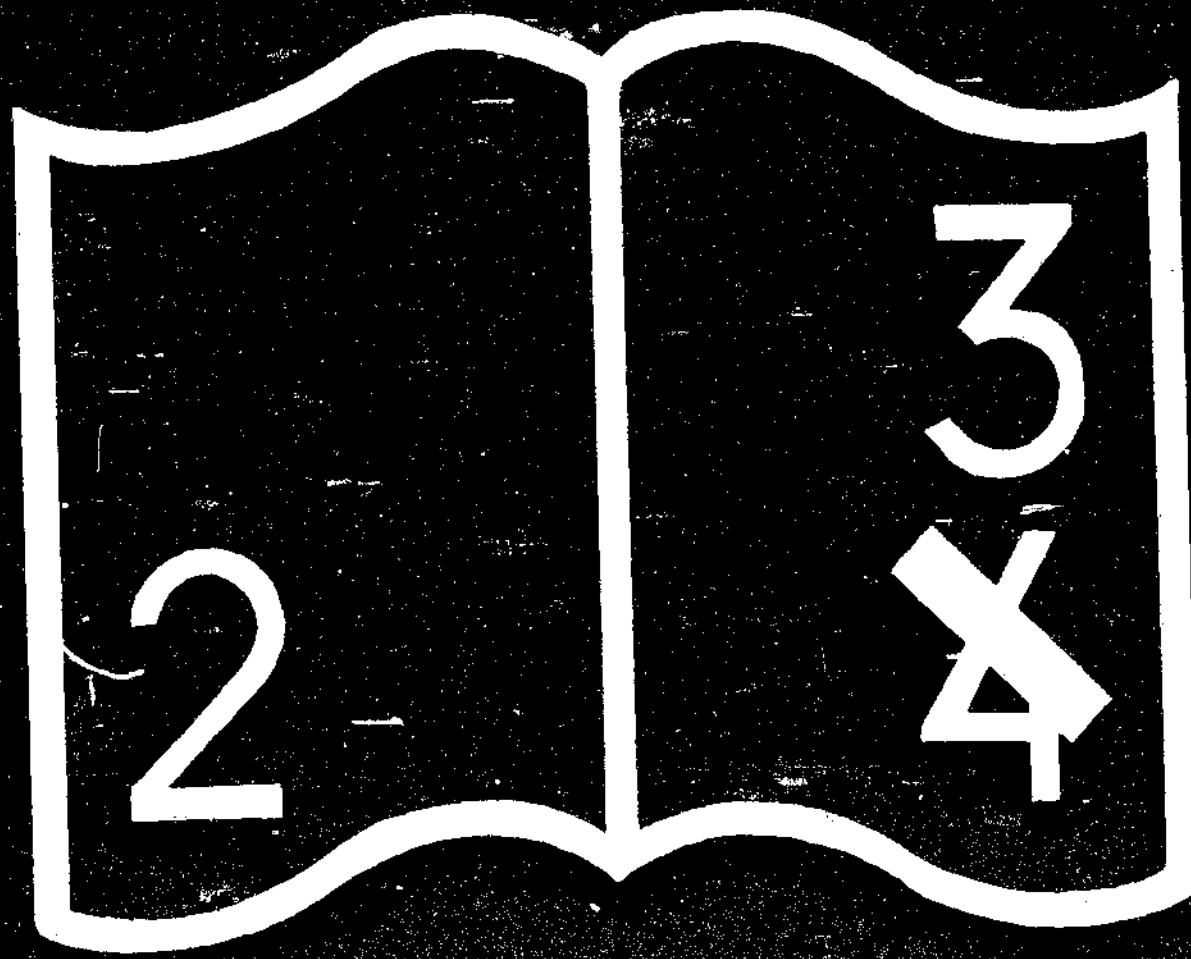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 大材未竟之愈大猷

且習兵事；號令威嚴振矣，而又得士心，不尤爲兼備而無患哉？且古之不夙習兵而堪將，不素養士而立勳者，推轂而出，擊凶門而前，行其權得以斬艾磔裂人，而無所制於法。故能以威使衆，而可以有功。今將無殺人之權，而制之者多。吾又將率之，而與之共死，苟爲不素畜其心，則有渙然而走耳。士誠與我，而自不習其事，悍然率而爲之先則是委虎以肉也。吾雖不愛死，乃當以不習兵死哉？」以其所言，考其所爲，豈果以狗馬玉帛聲色子女干其志耶？吾信君之能死也，以此。今值軍亡將之靈，屢見於邊，上方聞鼓鞞而思將帥，行且召君，必不愛高爵，以酬立功之臣。君既習兵，而素拊士，所向宜無不成功，君固當候，而無所致其死，吾之說將不驗，吾誠信君，而人將不信吾之言；人固不吾信，而吾尤自信其信之也不妄，於君之爲僉書都指揮於廣東也，序爲以贈。

（陳第告愈虛江先生文）維萬曆九年歲次辛巳二月朔三屯標下車營遊擊將軍門人陳第，謹以牲酒之奠，寓告於先師虛江愈老先生之靈曰：嗚呼！世之明師多矣，孰有若先生者乎？第自萬曆癸酉九月，下帷家居，先生過而聘焉。是冬相從鎮東，甲戌秋，相從清源秋又相從京師，日夜教誨，古今兵法之要，南北戰守之宜，靡不探其奧蘊？乙亥秋遂投筆，先

### 大材未之竟愈大猷

生力推穀之，謂夫夫也，當繼我以聞，於譚司馬亦謂夫夫也，能繼先生。丙子秋，有京營之役，丁丑春，有潮河之役，先生書數十通，進之彌切，第實權爲門下差，阻勉職事，屢薦薦劾，先生喜而不寐。未幾疾作，兩疏乞歸，時戊寅冬十月也。第送至江許，先生握手嘆曰：自吾在兵中四十餘年矣。晚得吾子，實吾之幸，入室授受，雖非人所知，俾宮牆望重則在吾子勗之。及舟將發，戀戀不忍別去，先生倚篷，第則立馬，遠望不見，徘徊咨嗟，已卯春先生至閩，夏中寓書謂第：喜爾功名，泯泯日新矣，秋，先生逝，至庚辰春，先生姪試南宮聞訃，第哭不自勝，舉家皆哭皆不自勝，友朋聞之，有墜淚者嗚呼痛哉！孰意舟中之言，卽爲永訣地乎？夫先生爲世元老，完歸全節，葬祭是賜，海內孰爲之憾，第意欲棄官展拜墓下，竟不獲遂，此自抱痛如割也。冬十二月謬轉漢莊，召募草創，紀律未彰民苦兵虐，幾於渙矣，第幸以先生緒餘理之，未及兩月，幡然而變，谿山之父老，子第，關塞之士農工賈，頗有頌聲，益信先生之道，可以大行，敢不奮迅策勵，發先生未就之志，以終成其事功，而不負生平所期許乎？故將先生手書，編爲卷帙，執之治戎，儼然對之，庶幾若見先生而啓迪之，猶夙昔也。值陳參戎爲門下士歸，便寓冀陳詞，惟此寸心，尙享！



编码错误

### 大材未竟之俞大猷

吾草此篇，所以告當世之人，志俞公之所志，學俞公之所學，共起而強吾國，摧吾敵也。顧何國無才，而有興有亡者，則繫乎才之用不用耳。才何以有用，有不用？則在乎推賢進士，與妨功害能者，之孰得其志耳。雖然，懷才待用者，得亦當知所以自用焉。考俞公所以屢起而屢躓者，得無以其氣盛言夸，爲顯者所忌耶？今日之中國，得才則存，失才則亡，有經邦之任者，其務以毛伯溫吳桂芳譚綸……諸人爲法；而有救時之志與學者，亦當鑒於俞公所以見厄之故，而益養其鋒，則有才者，易伸其用，而國家不患無才矣。抑有進者，使斯世可用之才，祇一俞公，則縱其獲用，然此得人矣，而猶失人。國幾何其能淑？故必朝野上下，有無量數之俞公而後可，是當遵何道以得歟！則應之曰：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諸葛公不明明詔我乎？俞公之書具在，學者誠能因吾所言，進而究之，仰而企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坐言起行，固自易易，雖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應深矣，事急矣！剝復貞元之會，存亡絕續之交，凡我國人，實無旁貸。同舟共濟，作砥柱於中流，轉弱爲強，挽神州於沈陸，匪異人任也，炎黃苗裔盍興乎來。

民廿八，十二，卅一，草於協大

## 汴京紀事 劉子聲

空嗟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  
傅宅，春風楊柳相公橋。

簫梅清香步障遮，並桃冠子玉簪斜。一時風物堪  
魂斷，機女猶挑韻字紗。

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輭紅飛。淒涼但有雲  
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

橋上遊人度鏡光，五花殿裏奏笙簧。日曛未放龍  
舟泊，中使傳宣趣鄴王。

磐石曾聞受國封，承恩不與侍臣同。時危運作高  
城破，猶解捐軀立戰功。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  
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

倉黃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  
齒皓，不堪唱重蓬(上聲)萊歌。

鞀鼓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樓衣檀板無  
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禁菸考

# 禁菸考

L. 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著

金雲銘譯

是篇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文史系主任富 (L. C. Goodrich) 教授所著。原題係 Early Prohibitions of Tobacco in China and Manchuria, 登美國東方學社社刊第五十八卷第四號，頁六四八至六五七。富氏為研究東方學之權威，譯著甚多，對於中西文物溝通史跡，尤多闡明；如落花生，金雞納，波羅密，淡巴菰，蕃薯……等多有專論考訂，證明此種外洋植物大部皆由福建海口傳入，然後佈之國內，是福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實居其重要地位。乃遂譯之，以實福建文化。

譯者附識，廿八年十一月卅日

據哥倫布發現美洲後七十五年，淡巴菰始見於東亞：見於菲律賓羣島者約在1575年前，日本約在1590，澳門1600年，爪哇1601，印度約1605年，錫蘭1601年，高麗約1616年。至於淡巴菰傳入中國及滿洲最初時日（除葡屬澳門外）已無可考。



### 禁菸考

但此物確於十七世紀之初年傳入中國之東南部，而不久之後滿洲大約亦由高麗傳入。

1600年（萬曆廿八年）以前之文獻均無淡巴菰之紀載。

（註一）已故之勞佛（Berthold Laufer）博士在其所作淡巴菰及其在亞洲之使用一文（見飛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院小冊第十八號，頁五七至九五，1924年芝加哥出版）曾引浙江（註二）山陰醫士張介賓（字景岳—1563—1640）所記，實為中國言淡巴菰之第一人。（註三）同時有萬曆（1573—1620）時代詩文家，福建莆田人姚旅（註四）曾證實張氏之說。其言云「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釀。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闢瘴氣。有人携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釀。葉如荊枝，搗汁可毒頭虱，葉作釀」。（註五）

後之言此者大抵無甚出入。方以智（1640年進士，卒於1667年，胡適博士稱之為中國語音學家第一人）於1664年（康熙三年）所著之物理小識第九卷頁二十八（註六）記載淡把姑煙草係於萬曆末年傳入福建之漳泉。其言云：「馬氏造之名淡肉果漸傳至九邊，皆啣長管而火点吞吐之。有醉仆者。」孔德氏（1655—1728）於1687至華，不久即寫信至巴黎云，淡巴菰實於十六世紀末葉或十七世紀初年由福建海口所傳入。（註七）

### 禁菸考

不久之後卽懸爲厲禁。最初禁諭係在1637年。(註八)不幸此種禁諭未獲流傳；(註九)故吾人只能根據當時之報告耳。直隸永年人申涵光(1619—1677)會記云：『予丁丑(1637)在郡，見奉旨禁烟，不知烟爲何物。戊寅(1638)守城後，(註十)予郡漸有用者，然不過隸役下流及兵卒耳。已而士人多有用之者。近聞閩閩中，亦有之，可怪也。煙種類不一。建烟滿烟尤貴。予郡種之亦生。葉類芭蕉而小。止留六七葉，乾而剉之，飲之臙然，甚者至於昏仆，此物不見於載籍，不知起於何時；大約三十年以前未之有也。』(註十一)

和漢三才圖會(註十二)卷九十九頁二十一上，載有1638年第二種告示，其詞云：『凡私有兜售淡婆姑，及售與外人者，不論多寡，均斬首示衆。』第三種告示爲邁爾(Mayers)(見全書)氏所言者，其時期爲1640年(註十三)後此三年，浙江攜李人王逵又提一種，其言云：『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筋。崇禎癸未(1643)下禁煙之令：「民間私種者問徒。」法輕利重，民不奉詔。尋令犯者斬。然不久，因邊軍病寒，遂停是禁。予兒時，尙不識烟爲何物。崇禎末，我地偏處栽種。雖三尺童子莫不食烟；風俗頓改。』(註十四)

故時人方以智(見前)亦云：『崇禎時嚴禁之，不止。』(註

### 禁菸考

十五) 蓋其時正當1640年入都會試及在官翰林時所目擊者也。

同時此種禁令亦行至滿人所轄之瀋陽一帶，其中一種幸得保存其原面目至今，一係滿文；一為漢文。(註十六)末書年月則為崇德四年六月廿六日(即1639七月廿六日)原文如下：

戶部示諭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一事不許栽種不許吃賣  
本部禁革不啻再三近日

王府貝勒貝子等俱已禁止間有梗法愚民竟不遵守仍舊栽種吃賣豈不想從前無丹白桂時亦何損於人自今以後務要盡革若復抗違被人捉獲定以賊盜論枷號捌遊示捌門除鞭撻穿耳外仍罰銀玖兩賞給捉獲之人倘有先見者徇情不捉被後人捉獲定將先見者併犯者一例問罪若有栽種丹白桂該管牛祿章京及封得撥什庫縱不知情亦必問以應得之罪其在屯撥什庫打五十鞭有奴僕出首主人果係情真者斷出仰各固山每牛祿照此謄寫行該屬地方務使通知特示。(註十七)

崇德皇帝尚有一種告示係公佈於1641年；A. F.氏所著雜錄(Notes and Queries)第七卷(1867年七月卅一版)頁九十三曾記云：帝完全禁吸淡巴菰，並宣言吃烟之罪較之好戰之滿人不知騎射之罪尤為重大。

當時有識之士對此新植物頗多誤解。醫者張介賓曾有以下

### 禁菸考

有趣之觀察，其言云：『征滇之役，師旅深入瘴地，無不染病，獨一營安然無恙。問其故，則衆皆服烟』。(註十八)勞佛氏云，故該醫曾極力介紹此物『善逐一切陰邪寒毒，山嵐瘴氣，祛陰濁寒滯，消膨脹宿食。』時人則多作游移不定之辭。徐石麟(1678—1646)於1642年末爲刑部尚書，曾言——按其言或因在官立場而發——古之妖在酒，今之禍在烟。(註十九)方以智云：此物『可以祛濕發散，然久服則肺焦，諸藥多不効；其症忽吐黃水而死。』(註二十)

凡此皆初風淡巴菰者對此物作可怕之論調也。迨一二十年後，漸有對此草發生好感者。學者施閏章(1618—1683)記云：『山陰，張荀，仲淑，自言犯血下，禁烟而止。後偶犯則血劇。南鄉孟氏家蓄蜜，旁有種烟草者，蜂採其花皆立死，蜜爲之壞。以是知烟之爲毒，不可向邇。養生家謂：嚙津得長生；故「活」字從「手，口，水。」今灼喉熏肺以毒火爲活計可乎？一友酷嗜烟，日凡百餘吸，已得奇疾，頭大如斗，牙齦潰膿升許，穢聞列屋，死而復甦。按烟始來自異域，今所在成熟爲土產，其毒似亦全減。』(註廿一)

時人王士禛(1634—1711)曾於分甘餘話(註二十二)記云：『韓慕盧宗伯(1637—1704)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1676)與余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余戲問曰：「二者乃公

### 禁菸考

熊魚之嗜。(註二十三)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何先」。  
慕廬俯首思之良久答曰：「去酒。」衆爲一笑。後余考姚旅露  
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菘，以告慕廬。慕廬時掌翰林院事  
(註二十四)教習庶吉士。乃命其門人賦淡巴菘歌。」

可見清初數十年間並無吸烟之禁。但聖祖(康熙1662—  
1722)曾訓其子云：「如朕爲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  
，而人自從。卽如吃烟一節，雖不甚關係，然火燭之起多由於  
此。故朕時時禁止。然朕非不會吸烟。幼在養母家，頗善於喫  
煙。今禁人而已用之，將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註廿五)

著者從康熙十五年(1676)大清律例中(註廿六)只能檢出一  
種禁諭。其中有云：「凡禁城內及凡倉庫壇廟等處文武官員  
喫煙者革職。旗人枷號兩個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  
但此種具文禁諭明被忽視，因後此之律例中並未反覆申  
言。故聖祖崩後不久，厲鶚(1692—1753)曾在其天香詞中作詞  
並序云：「食之之法細切如縷，灼以管而吸之，令人如醉。祛  
寒破寂，風味在麪生之外。今日偉男鬻女，無人不嗜，而余好  
之尤至。恨題詠者少，令異卉之湮鬱也。暇日斐然、命筆傳諸  
好事。」(註廿七)於是淡巴菘遂得在中國立足，人之所嗜有置  
皇旨於不顧者。

惟一之禁示尙得生効而執行之者，厥爲一藏書樓中之禁止

### 禁菸考

吸煙規條。蓋卽當時帝國中最大之私家藏書樓等波天一閣而已。此種禁例始於何時，頗難言之。吳翌鳳(1742—1816)之東齋隱語首載其例。(註二十八)阮文達於1808年所著之天一閣見存書目第一頁下亦有序之。

中國人及日本人之屈服於淡巴菰者約與西方人同時。歐亞兩洲相繼作禁煙之舉約當如下：英國詹姆士一世，1404；日本德川幕府，1607及1616；土耳其蘇丹阿默德一世，約1611；波斯沙阿拔斯，約當1587—1629；印度雅罕機耳1617；丹麥基利斯當四世，1652；瑞典考斯道夫二世，約與同年；斐得洛維喜 (Czar Mikhail Federoritch)，1634；西西里總督，1640；教皇烏爾班七世，1642；科倫王，1649；符騰堡王，1651；瑞士市議會，1653以後；奧，匈，法國某部，及不丹均在1650年以後。(註二十九)此種禁令約均頒於詹姆士王駁論 (Counter-blaste) 後半世紀間。歷禁之原因不一，而犯罪之罰亦有輕重，但其結果則到處皆然。1637年後，漢人滿人之禁令蓋與世界各國統治階級之意向暗合，而數十年後則皆自弛之矣。四海之內皆兄弟其言誠不誣也。

### 附 錄

烟草在東亞(菲律濱除外)頗多異名，大要皆歐語Tobacco之對音，茲錄之如下：

禁菸考

<u>來 源</u>	<u>名 稱</u>	<u>對 音</u>
中文：		
姚旅(萬歷朝)	淡巴菝	tan pa ku
滿洲告示，1639年	丹白桂	tan po kuei
方以智(卒於1667)	淡肉果	tan jo kuo
同 上	淡把姑	tan pa ku
同 上	擔不歸	tan pu kuei
王士禎(1634—1711)	澹巴菝	tan(t'an)pa ku
和漢三才圖會(引十七 世紀中國文獻)	淡婆姑	tan p'o ku
	淡巴菝	tan pa ku

【譯者按：金絲錄編者錢塘上湖居士(即汪師韓)

所作金絲錄序(乾隆二年序)尙有譯作打姆巴

古，淡巴姑，大孖古等富氏皆漏列，當補入。】

滿文：

1639年諭告

ᡳᠨᡠᡳᠪᡠᡤᡠ

dambagu

高麗文：

李翼(1629年生)(註三十)

tam bak ko

全

tam pai

趙克善(1598—1656)

tam bak kwai

日文：

禁菸考

古事類苑(1902東京版)(註卅一)	痰發粉	tan ba ko
全 上	打破魂	da ba kon
全 上	太婆古	ta ba ko
全 上	太羽古	ta ba ko
全 上	多波古	ta ba ko
全 上	多葉粉	ta ba ko
全 上	丹波粉	ta ba ko
全 上	答跋菰	ta ba ko
林羅山(15s3-1657)(註卅二)	佗波古	ta ba ko

(註一)愛德華滋E. D. Edwards女士著「義山雜記」譯第九世紀李商隱作品中句「對大僚食咽」作「to eat or smoke in the presence of superiors」。蓋爾斯博士更正作「食咽係吸烟」。其實蓋氏應云「咽」爲「吞下」非食烟也。愛女士未加思考，遽採蓋氏之說以入「中國唐代散文」，一三六頁(1937倫敦版)。

(註二)勞佛氏作山西有悞。

(註三)見景岳全書卷四十八，頁二十四至二十五。崔鍾秀君曾作張介賓傳將在「清代名人大辭典」出版。

(註四)姚旅生卒及露書出版年月無可考。恒慕義博士告余1869之福建通志(卷二一三，頁三十)作萬曆時代。露書，四



### 禁菸考

庫全書總目存其目(卷一二八頁七),但此書似已無存。

(註 五)見金絲錄,書序於1737。汪師翰(1707生,1733進士)之叢陸汪氏叢書曾收之。【譯者按金絲錄原文爲「根作醢」,似有悞刊,富氏譯文作「葉作醢」。】。

(註 六)此頁數係指國立北平圖書館所存「四庫全書」本。參看邁爾氏(W. F. Meyers) 雜錄(Notes and Queries)第一卷,頁五,六十一,(1867五月卅一日出版)。

(註 七)見新錄(Nouveaux Memoires)卷一「與孔德書」,1696巴黎版。參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卷一,頁四二二。

(註 八)見但希爾(Dunhill)著烟管錄(The Pipe Book),頁一〇五曾引1612年禁諭,但余未能檢得該上諭。

(註 九)崇禎(1628—1644)實錄或有此種禁諭,惜未獲流傳。明代檔案庫中亦未存之,蓋非毀於1644年京師陷賊時,卽滿人入關後故毀之。

(註 十)蓋指1638年時滿人掠直隸山東二省由通州至濟南也。參看帕刻(E. H. Parker)著滿人入關考,見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第十五卷五期,頁二六四。

(註十一)錄自遲山堂梟史,見金絲錄頁三上。

(註十二)該書爲長岐醫士寺島良安著,序於1713。蓋係據本草洞詮(沈穆,1644—1662,著),蓬溪類記,及漳州

禁菸考

府志諸書所作。後者大約係指1628年刊本，余未能獲得該書。按希勒格 (Gustave Schlegel) 氏曾譯此文，見雜錄卷一頁七(1867七月三十一日版)九三。

(註十三) 邁爾氏作崇正 (即崇禎) 十三年(1641)有悞。

(註十四) 見蚓菴瑣語頁三至四，吳震方(1679進士)之說鈴第十冊增收之。【譯者按：富氏悞印作「說鈴」，又原文作「三尺童子」，富氏悞譯作「二尺」。】

(註十五) 見物理小識卷九，頁二十八下。按此事黎士宏 (亦作仕弘) (1618—1697)亦曾言之，參看郭柏蒼閩產錄異卷一，頁二四，1886年版。(按斯營古 Swingle 氏有此譯本，見美國國會圖書館1932—1933報告書頁十二至十三)。

(註十六) 滿文存北平內閣大庫，中文者為羅振玉存本。文獻叢編卷十二及富克斯 (Water Fuchs) 著滿洲文獻補編 (東京1936版)均曾影印中文本。

(註十七) 此告示中淡巴菰均作丹白桂。耶魯大學墾涅狄 (George A. Kennedy) 博士曾助余譯此滿漢對照文告，據云滿漢文字並不一致。

(註十八) 參看勞佛氏 (見前) 頁五十九。

(註十九) 顧炎武日知錄曾引之。(見金絲錄頁二下至三上。)

(註二十) 見金絲錄。

(註廿一) 見矩齋雜記。蔡家琬 (1785—1852 安徽合肥人) 烟譜曾收之。(譯者係據昭代叢書本)

### 禁菸考

- (註廿二)見姚瑩(1785—1852)識小錄五卷，頁二十八。
- (註廿三)孟子云：『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英譯文見勒格(Legge)氏譯中國經書卷二，頁四二。
- (註廿四)韓葦於1695年掌翰林。
- (註廿五)此係皇四子引世宗憲皇帝御纂庭訓格言。見叢陸汪氏叢書本金絲錄頁九至十。
- (註廿六)見圖書集成第三十一編卷五七，頁二十下。
- (註廿七)見樊榭山房集。姚瑩識小錄卷五，頁二九上，曾收之。齊藤(Satow)氏曾譯此詞，載在「淡巴菰傳入日本考」一文，見Tr. As. Soc. of Japan六卷一期，頁七三，(1878年版)。
- (註廿八)見昭代叢書卷八十一。
- (註廿九)見布魯克斯(Brooks, Jerome E.)著，亞倫特斯圖書館所存淡巴菰史料，1937紐約出版。關於日本禁烟事，參看平出，藤岡兩氏著日本風俗史，卷三，頁一五四，及東京帝大史地研究所編讀史備要頁三六四(1933東京版)。不丹禁煙見柏爾(Bell, Sir Charles)著西藏民族卷一，頁二四二至三，1928牛津版。
- (註三十)見蓋耳(Gale)著高麗民族史頁二五七；又高麗淡巴菰考一文，見高麗雜誌第一卷頁二四八至二五四，1917年版。該書「淡巴菰」只有譯音，惜未載原文。
- (註卅一)古學類苑爲細川潤次郎等所編。參看卷十二，頁五四二至三。
- (註卅二)見羅山文集，有1661年其第三子春齋(1618—1680)序。和漢三才圖會卷九九，頁二十會引之。

福建之民族詩人

## 福建之民族詩人 梁孝瀚

大凡一民族所以能屹立於世界上者，必有其民族精神存焉。是故民族精神存，則國家隨之而存；民族精神亡，則國家隨之而亡；此不易之通例也。

進而言之，民族精神健旺，則國家隨之而興盛；民族精神衰落，則國家隨之而衰頹。曷嘗觀歐美諸列強乎？若德、意，若英、法、美，均以提倡種族自強，為奠國之基礎，即今日之敵人，亦以其所謂太和魂，為鞏固國民心理唯一之手段。蓋處茲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所以抵禦外侮者，固有賴乎物質上之優良；然利用物質上之優良，以發揮國家之威力，則民族精神有以驅使之也。

民族精神表現方式有二：有表現於行爲者，有表現於文字者，表現於行爲者，為勇敢，為剛毅，為刻苦耐勞，為憂國忘家，為殺身成人；其表現於文字者，為激昂慷慨，為痛快淋漓，為悲歌，為渴望，而於文字中寄託於散文中者恆少，寄託於詩歌者恆多也。

吾華最古民族詩歌，首推軒轅之桐鼓曲，有所謂雷震驚鷺鳥擊者，其雄邁可知矣，下逮周室，上有六月之歌，下有采芣之詩，而騷客國殤，尤雄偉不常！後此發揚民族精神之作，代

### 福建之民族詩人

不乏人，無不鏘鏘然作金石之聲，驚風雨而泣鬼神也！

吾閩雖地處海濱，而民族精神見於詞人之歌詩者，不一而足，要皆抒寫愛國衷懷，而可以激發愛國情緒也。

今茲頑敵負隅，肆其怒吼。我全國人民，早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投袂而起，揮戈而逐者，實繁有徒；而懷鉛握槩之流，亦執行其神聖之使命，作抗敵之文字，以表現民族之精神，勝算之操，可斷言也！

曠觀八閩曩哲之民族歌詩，有足以後光輝映，奮我民氣，揚我國威，壯我軍聲者，爰一一論列，參以已見如下：

陳去疾 去疾字文醫，侯官人。唐元和十四年，章滂榜及第，歷官邕府副使。去疾送韓將軍之雁門詩云。

『荒塞峰煙百道馳，雁門風色暗旌旗。破圍鐵騎長驅疾，  
飲血將軍轉戰危。畫角吹開邊月靜，綬纓不信虜塵窺。  
歸來長揖功成後，黃石當年故有期。』

觀其盛推韓將軍之英勇，而以飲至策勳為結，何等痛快！  
腹聯尤排界可喜！

陳陶 陶字嵩伯，劍浦人。唐大中時，遊學長安，善天文，歷數，南唐昇元中，隱洪州西山，種柑橙以給妻子，自號三教布衣，以修鍊為事，後不知所終，著有詩集行世。

關山月云：

### 福建之民族詩人

「昔年嫖姚護羌月，今照嫖姚雙鬢雪，青塚曾無尺寸歸，  
錦書多寄窮荒骨，白戰金瘡體沙磧，鄉心一片懸秋碧。  
漢城應翻破鏡時，胡塵萬里蟬娟隔。度磧衝雲朔風起，  
邊笳欲晚生青珥。壘上橫吹霜色刀，何年斷得匈奴臂！」

此詩調響句鍊，末二句可與「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誓不還」，同其慷慨！又可與隴  
西行中之「誓掃匈奴不顧身」一什並傳！

李綱 綱字伯紀，邵武人，原籍無錫。宋政治二年進士。  
靖康初，歷尚書右丞。高宗即位，累官尚書左僕射，至門下侍  
郎，落職鄂州居位。紹興中，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  
知潭州。卒贈少師。孝宗朝，賜諡忠定，有梁溪集。

『出擁瑠戈入袞衣，江城重詠我公歸。手扶日月還黃道，  
足履星辰上紫微。已集羣英照帝載，好施長策復邦畿！  
海濱病叟無他望，側耳天聲暢國威。』

岳武穆有「收拾舊河山」之句，李忠定有「好施長策復邦畿」  
之語。兩人之悽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以舊賜戰袍贈韓少師二首之一云：

「胡騎當年犯帝關，腐儒謬使護諸軍。尙方寶劍頻膺賜，  
御府戎衣幸見分。丈八蛇矛金經寄，團圓獸盾繪成文。  
山林衰病渾無用，特贈君侯立大勳。」

### 福建之民族詩人

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讀此詩，覺得豪邁之氣噴薄紙上！

王晞韓 晞韓興化軍人。宋宣和六年進士。紹興間，樞密樓昫宣撫關、陝，爲屬改京秩。朝廷欲借兵西夏，掎角金人，差管押生蕃三百餘口歸夏國，道無疎虞。累遷大理少卿。方廷實宣諭陝西贈以詩晞韓和之。時秦檜方主和議認以他獄欲置之死。上閱其勞，移澤州，赦歸卒。

和方廷實見贈云：

「誰憐定遠不生還？驛騎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  
要傳飛檄過千山！」

詩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闐然鼓之，吁可畏也！想見其下筆時，有無限決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宋靖康元年，以布衣召對，補承務郎，授鴻臚寺主簿，有枿欄集。

賀梁溪李先生除右相云：

「虜兵震地喧鼙鼓，黑幟揮城遍樓櫓。蔽空戈甲來如雲，  
群盜相隨劇豺虎！胡塵漠漠四壁昏，諸將變名竄軍伍。  
十萬兵譟龍德宮，上皇避狄幾無所。嗣君四馬詣行營，  
朕躬有罪非君父。姦臣草表遞書降，身率百官先拜舞。  
那知馮道冷芙蓉立晉猶存中國主。翠華竟作沙漠行，望  
雲賴有關河阻。九天宮殿鬱岩曉，目斷離離變禾黍！生

福建之民族詩人

靈日夕望中興，猶幸君王自神武！相公特起爲蒼生，下  
視蕭、曹無足數！詞議雲湧紛盈庭，群策俱以二三取。  
老謀大節數子并，行見犁庭滅金虜！立馬常依仗下鳴，  
日詠杜鵑懷杜甫。飛鳥猶尊古帝魂，激烈浩歌來義旅。  
規模共佐李西平，廟貌不移舊鐘簋！』

胡虜橫行，悲興禾黍！贊梁溪之獻策，知滅虜之易易矣！  
看他氣象何等喬皇！規模何等宏闊！音調何等響亮！

黃公度 公度字師憲莆田人。宋紹興八年，賜進士第，一  
校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累官至考功員外郎，有知稼翁集。

和龔實之，茂良聞虜人敗盟云：

『請纓未擊單于頸，置火須燃董卓臍！列郡奔馳喧羽檄，  
聖朝哀痛下芝泥。盟寒關隴無來使，春晚江淮有戰聲，  
十載枕邊憂國淚，不堪幽夥破晨雞！』

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况胡虜狡黠異常，朝插血而夕背  
盟者，豈特當時而已哉？此詩感時涕淚，一往情深，殆洪容齋  
所謂「蹈厲發越」者與！

黃芻 芻字季野，莆田人。宋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懷安  
主簿，挽李制幹詩云：

『先生雲臥在梅峰，胸飽球玻璃自豐。端坐渾如喬嶽象，  
傳經足并化工同。門前桃李春長在，身後勳名遠更通。



### 福建之民族詩人

見說義兵扶社稷，千年國史紀元功！』

榆揚李公救國處，雄邁可喜！

余鳳 鳳字季鸞，莆田人。宋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吉州通判。胡澹庵招宴詩云：

『稱藩割地竟何如？抗疏孤臣只索居。萬死不同三寸舌，  
千金空募一封書！醉中益抱蒙塵恨，夢裡猶呼和議愚。  
長脚老奸今已朽，請君努力上安車！』

憤割地，言和之國賊，痛定思痛，何等懇切！

蔡勸 勸字定夫，莆田人，襄之後。宋乾道二年進士，除秘書省正字，知江陰軍。題盱眙云：

『自古東南第一山，於今無異玉門關！亂雲衰草蒼茫外，  
赤縣神州指顧間，擊楫何人酬壯志，凭欄終日慘愁顏！  
中原父老應遺恨，祇見氈車歲往還！』

觀神州之陸沈，難免意緒淒涼，因而憶起為國建功之人。  
末二句，大有「披髮伊川」之感！

劉克莊 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以蔭仕，淳祐中賜同進士出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卒諡文定，有後村集。

感昔二首：其一云：

『談攻談守漫多端，誰把先朝事細看？棄夏西鄙忘險要，  
失燕北面受風寒。旁無公議扶種、李，中有流言沮范、

福建之民族詩人

韓。寄語深衣揮麈者，身經目擊始知難。

其二云：

『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常多筆墨拘。澗水歸來邊奏少，熙河捷外戰功無。生前上亦知強至，死後人方誅尹洙。螻蟻小臣孤憤意，夜窗和淚看輿圖！』

第一首，憤宋室既示弱於西夏，又屈服於金人，致種、李之言，無人贊助，韓范之功，流言難免，究之，議論多而成功少。蓋病當時儒生不察時勢，輕議國事，遂踏隔靴搔癢之嫌！

第二首，則嗾當時文儒徒知馳騁文墨，而對於國防建設，則殊少措意，戰場立功，則病未能；強至受知而不見用，尹洙死後，人始念之；安得不覺輿圖而興悲哉？

兩首扶時感 寄慨遙深矣！

潘昉 昉字庭堅，閩人。宋端平二年，進士第三，歷太學正，通半潭州，有紫巖集。

其英烈夫人廟云：

『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臨名。古今無限屢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

考毛惜惜，鄭之官妓也。端平二年，榮全據城，召惜惜佐酒，不屈，罵賊死。詔封英烈夫人，賜廟。

### 福建之民詩人族

此詩贊借借之英雄，感鬚眉之不凋！其慨當以慷處，直可與木蘭辭媲美！吾知處今日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必有讀此詩而作沈雲英，秦良玉者矣！

翁泳 泳字永叔，號思齋，建陽人，受業於蔡節齋。宋景定中，上元縣尉，兼明道書院山長。

乙未秋登城北樓云：

『脚底江南第一州，臺城北上淹留。難忘故國千年恨，不盡長江萬古流！目斷中原誰擊楫？秋來多雨獨登樓。舉頭不見長安日，一醉能消太白愁。』

思故宮之禾黍，恨擊楫之無人，憂國衷懷，見乎辭矣！

陳文龍 文龍字志中，一字君賁，興化軍人。宋咸淳四年，廷對第一，累遷參知政事，乞歸養。益王立於福州，復拜參知政事，充閩、廣宣撫事，即興化軍開闢。元兵攻城，通判曹澄孫降。俘至杭，餓死。計聞行朝，謚忠肅。

元兵俘至台沙，詩寄仲子云：『斗壘孤危勢不支，書生守志定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願借棠囚堪置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盡，唯有丹衷天地知』！

見危授命，臨難不苟，爲作者之本色！頸腹兩聯，大有嚴顏「有斷頭，無降將」之概！尾聯磊落光明、悲壯極矣！與文信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此丹心換汗青」！之句，同彪炳千古！

鄭鉞 鉞字彝白，莆田人。宋咸淳十年，特奏名，有雲我集。哭陳丞相被執原韻云：

『大廈將傾一木支，登陴傷哭志難移！螳螂怒臂當車日，  
精衛銜沙塞海時，夢裏忽驚元主朔，軍中猶卓宋家旗。  
孤臣萬死原無恨，獨怪山翁總不知』！

鉞嘗參陳丞相文龍幕，此詩蓋紀丞相遺事。腹聯表明正朔雖更，猶存漢臘。其造句何等雄健！今日之淪陷區，住住猶有高樹國旗者，讀此詩，當更覺痛快淋漓矣！

鄭思肖 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大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元兵南下，叩闕上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遂客吳下，寄食城南報國寺以終。有錦錢集，一百二十四圖詩集，咸淳集，中興集。國亡後，始以思肖爲名，思肖者，思趙也。曾著心史一書，以鐵函，金櫃，沈諸井中。

偶成云：

『劍氣熒熒夜屬天，忍觀禾黍廢蒼煙，夢中亦問朝廷事，  
詩後唯書德祐年。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空圓！  
如今好棄毛錐子，望北長驅馬一鞭』。

禾黍故宮，不勝易代之感！尾聯大有氣吞胡虜之概！

德祐二年歲旦二首之一（自注云：時逆虜未犯行在）云：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力不勝于膽，蓬人空淚垂！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  
日近望猶見，天高問豈知？朝朝向南拜，願睹漢旌旗！』

其二云

『有懷長不釋，一語一酸辛！此地暫胡馬，終身只宋民。  
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恥見干戈裏，荒城棗又春！』  
曰「一心中國夢」，曰「願睹漢旌旗」，曰「終身只宋民」其  
愛國之丹誠見乎辭矣！此詩可謂一字一淚悲憤極矣！

二篇二首之一云：

『愁裏高歌梁父吟，猶如金玉戛商音。廿年勾踐亡吳計，  
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鴻哀破國！晝行饑虎齧空林。  
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沈！』

矢志報國，義膽忠肝，萬古長留矣！

謝翱 翱字暉羽，長溪人，後徙浦城。宋咸淳中，試進士  
不第。丞相文信國開府延平，署諮議參軍，有晞髮集。

小元祐歌寄劉君鼎云

『前甲子，小元祐，句章稜黑權臣死。端平天子初改紀，  
鬻芳秦陵種蘭芷。當秋淮甸枯草黃，彎弧北向射天狼。  
狐南星光天狗墮，入蔡生擒完顏王。是年南海無波浪，  
月濕珠胎君以降。只今六十空白頭，獨騎麒麟補春秋。  
天回星周美惡復，人世更傳蔡州錄！』

福建之民族詩人

寫生擒完顏處、與唐人詩中『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土谷渾』異曲同工！何等豪邁！

魏天應 天應 虎梅野，建安人，壘山門人。送農翁老師北行和韻云：

『先生心事炳丹青，顧影何曾媿獨行！商嶺雲能如橘隱，首陽粟不似薇清，綱常正要身扶植，出處端爲世重輕。安得寒泉來會宿，參同極論到天朋。』

腹聯寫壘山之氣節，何其偉大！洵砥礪名節之詩也！

陳公榮 公榮字子華，長樂人。宋景炎元年，元兵入寇，公榮破產募兵，與文天祥共圖興復，授福清知縣。

挽族子老成云：

『邊城將星落，浩蕩煙塵黃。我亦在行陣，生死未可量！  
涕滂或永訣，激烈摧肝腸。昔爾仗雄劍，志在清八荒。  
神武埒頌牧，奇計如平良。遇賊奮英果，逐殺何其良。  
氣數乘人事，竟向鋒刃僵！忠魂薄日月，耿耿萬古光！  
雖云獲死所，國恥猶未忘！便應作厲鬼，虜酋罄殺傷！』

考公榮初遊太學，景炎元年，同子宗傳，族子老成，募兵勤王。蒲壽庚作亂，幼帝舟自泉趨潮。逾年，張世傑會師討壽庚，公榮兵赴之。老成戰歿，公榮挽以詩。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先贊揚族子之殺敵致果，次說雖不成功已成仁矣，而忠魂已足以千古矣！次說老成之死，雖重泰山，然國恥當未能忘，既如斯，便當在九泉之下，作鬼雄以殺敵。看他層層深入，緊湊異常！直宋人之國殤耳！能不令人擊節稱賞？

陳宗傳 宗傳長樂人，公榮子，蒲壽庚以城降元。宗傳隨公榮討之，戰死。事聞，贈提刑簡法。

軍中行云：

『胡馬出幽燕，風塵起北陬。天兵偶不利，王氣黯然收！  
六龍守沙漠，誰復爲報仇？耿耿孤臣衷，長懷麥秀憂！  
回首望京闕，血淚相和流。安得衆猛士，盡如穰苴儔！  
戮力共斯殺，梟取可汗頭。掃清犬羊群，釐復舊神州。  
奇功勒燕石，芳名播千秋！』

麥秀黍離，不舉目不勝山河之感！犁庭掃穴，食肉寢皮，恢復神州，固志士之所用心也！此作直與岳少保「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岳，同其痛快！

韓信周 信周字伯循，號古遺，寧德人，受業石堂先生 陳普之門。元延祐四年，應鄉舉不合，歸著有四書標注，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書解，集史類纂，惜多不傳。

題岳王墓云：

『妖星隨地芒角赤，劍龍怒吼風蕭瑟。中原王氣挽不回，

福建之民族詩人

將軍一死鴻毛擲。秦家小兒真戲劇，播弄造化採樞極。  
指讎爲親忠且逆，隻手上遮天眼碧。九重茫茫隔天日，  
無由下燭臣愚！直臣愚萬死不足惜，區恥未滿猶憤激！  
古墳埋冤血空灑，風雨年年土花蝕。我恐精忠埋不得，  
白日英魂土中泣。請將衰骨斲作荒苔痕，獻作吾王補天  
石！』

寫秦檜之認賊作父，寫武穆之精忠報國，一唱三歎，極排  
側之致！

林泉生 泉生，字清源，晚號謙牧齋，永福人。元天  
歷午，發進士第，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諡文  
敏著有春秋論斷及覺是集。

弔岳王墓其一云：

『岳王墳上褒忠寺，地老天荒恨尙存！介冑何堪投獄吏，  
衣冠無復望中原！青山能掩義宏血，落日空悲蜀帝魂！  
遼鶴不歸人事別，吳宮青草又黃昏！』

其二云：

『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  
六陵無樹可栖烏！廟堂短計慚榮婦，宇宙唯公是丈夫！  
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

笑當時廟堂和議之失策，官吏之文恬武嬉，剩一武穆，頂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天立地、不媿丈夫。深悲其飲恨而終也！綱亦卓越不凡！

張經 經侯官洪塘鄉人。明嘉靖以後，倭患遍於沿海，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之。雖自軍興以來戰功第一之石塘灣大捷，以嚴嵩，趙文華之讒終見殺於明廷。論者痛之；然卒收戡定之功。譚綸，戚繼光，俞大猷輩皆其舊部也。

提兵征黎二首之一云：

『連朝秋雨暝山城，似瀉天河洗甲兵。入井亦知憐赤子，  
倒懸何以解蒼生？宣威定擬軍麾捷，昭德還看海島清。  
自古萬全爲上策，肯將戈盾博虛名？』

宣威昭德，以掃清妖氛爲志，出語何等駿快！

大忠祠云：

『國事艱虞何代無？獨憐宋室厄強胡！攘夷志切安中夏，  
雪恥謀先復上都。赤手臨危終捧日，丹心誓死有捐軀。  
純臣誰更論成敗？萬古綱常已賴扶。』

發潛德之幽光，作表忠之歌詠，亦可以覘先生之志矣！

曹學佺 學佺，侯官人，詩名最盛，人品尤高。明天啓中因反魏忠賢，幾遭其害。甲申三月，聞北京之變欲殉國，而爲家人所救。福州既陷，卒從容自盡于西峯里第焉。

答周章甫與復天寧寺事云。

福建之民族詩人

『天寧名勝占江山，弔古尋幽趣亦閒。曾甫晚年曾自號，  
御題當日豈須頰？風吹香片和梅塢，月湧潮聲上竹關。  
忠定至今靈爽在，肯將湖騎動愁顏？』

（自注：宋紹興初，忠定李公謫居於此，有海月，來薰  
二亭，松風堂故址。時正虜警，故未及之。）

「其旨沈以深其節紆以婉，其辭清冷而曠絕」。葉向高  
之評，信不誣也！

李世熊 世熊寧化人，爲黃道周之弟子，承其師之遺志，  
不屈清廷。元宵雨感三首之一云：

『中原何處有燈花？豈盡霏霖妒歲華？却爲今年思往節，  
須因此地識天涯。誰人呼旦敲牛角？暮夜容身戲虎牙。  
雨共愁身相伴住，一聲長嘯想瓊笳』

悲歌慷慨，壯懷激烈，足以窺其志事矣！

林壽圖 壽圖，字穎叔，號歐齋，福建，閩縣人。清道  
光乙巳進士，官至陝西布政使，有黃鵠山人詩鈔。

西征云。

『關隴連雲塞艸橫，纔供北伐又西征。少陵自謂知房琯，  
諸葛何心走李平！已報材官守涇，渭，肯容羌騎走咸京。  
屯田使者乘秋出，早晚投戈未廢耕。』

起兩句，便突兀不平，而腹聯尤排募！

### 福建之民族詩人

林葵 葵字怡庵，福建，閩縣人，有鴛鴦簾詩鈔。

幕中不寐，起視殘月，歛影西下，悵然有感云：

『軍柝聲沈海月收，片城斗絕注橫流。神區古號籌邊地，  
聖代今防下瀨秋。坐甲久深姑米計，（疏球爲姑米）鳴  
鑿爭洗格登羞。（伊犁爲格登）柳渾漸愧知何事，只爲  
平涼抱切憂！』

清室外交失敗，國恥重重，此詩針對時事而言，大有蔡征虜  
「憂國忘家」之概！

沈瑜慶 瑜慶字愛蒼，號濤園，福建，侯官人。清光  
緒乙酉舉人，官至貴州巡撫有濤園集。

沈有哀餘皇一首，序云：

『光緒乙亥，日本構釁台灣番社。先子奉詔視師，勒兵相  
持數月。日人情見勢絀，願繳營壘軍械，作價四十萬元  
就欸。言路騰謗，以爲縱敵，先子不動。師旋，遵旨，  
復陳練兵，籌餉，製械，儲材，遊學，持久六事，請飭  
各省合籌每年四百萬金，分解南北洋，計日治海軍期以  
十年成大枝。彼時遊學者亦藝成而歸，製船駕船，不患  
無人矣。又恐緩不及事，請四百萬儘解北洋，先成一軍  
，再謀南洋。蓋處心積慮，并日兼程，猶恐失之。嗣北  
洋徇言官之請，挪海軍欸濟晉賑，先子以爲大憾！奏請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前欸仍分解南北。力疾遣學生出洋，監造遠鎮，定遠，二鐵艦，而先子病遂不起。易箴前夕命瑜慶就榻前口授遺疏。先是日本夷琉球爲沖繩縣。庶子王先謙疏請伐日本，廷旨飭議，未及復奏，至是遂言天下事多壞於因循，但糾因循之弊，至於鹵莽，則其禍更烈於因循！日本自台灣歸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不可謂非勁敵，而我之船械軍實，無改於所前冒昧一試，後悔方長！願皇上以生安之質，躬困勉之學，所謂州來在吳，猶在楚也。疏入廷旨促辦海軍，合肥亦悟北洋海軍權輿於此而出使大臣李鳳苞請廢船政謂製船不如買船而已私其居閩之利。後希中旨者，又挪海軍款辦頤和園工程。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統帥不能軍，閩子弟從之死亡殆盡！無更番之代，犄角之勢，專一之權，以至於一蹶不可復振！淮，楚貴人居恆軒眉扼腕曰：「閩將不可用，海軍難辦！」噫！真閩將不可用耶？抑用閩將者之非其人耶？桑桑國孺，猶有鬼神，此焉可經？而今日之淮，楚陸軍何如乎？是可哀矣！吳公子光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長歌當哭，遂以哀餘皇名篇。」  
「城濮之兆報在邲，會稽已作姑蘇地。或思或縱勢則懸，後事之師宜可記。昔年東渡主伐謀，嚴部高壘窮措置。

### 福建之民族詩人

情見勢絀不戰屈，特以持重騰清議。鐵船橫海不敢忘，  
明恥教戰陳六事。軍儲四百餉南北拜力無功感盡瘁！宋  
人告急營鞭長，白面書生臣請試。欲矯因循病鹵莽，易  
策諫書今在笥。蓄艾遺言動九重，因以爲功宜可嗣。誰  
知一舉罷珠崖，東敗造舟無礁類！行人之利致連橋將作  
大匠成虛位。子弟河山盡國殤帥也不才以師棄。卽今淮  
，楚尚冰炭，公卿有黨終兒戲。水犀誰與張吾軍，餘皇  
未還農不寐！州來在吳猶在楚，寢苦勿忘告軍吏！』

嗚呼！吾讀此篇，不禁爲清廷惜，不禁爲我國惜，假使清  
廷從沈公之議致力於海防建設，置大宗之款項，造龐大之鐵艦  
，何至有甲申之挫敗，亦何至有甲午敗績？而乃乎上下昏昏，  
不知事此。尤可恨者！當時夢夢官吏莫購船，藉以從中俸利，  
唯此，故多中飽之徒，而國防建設遂不可問矣！此沈君所以悲  
從中來也！

此詩叮嚀反復，深慨清廷之構味。憂國情懷，噴薄紙上！  
殆與賈長沙「痛哭流涕長太息」同其懷抱與！

林旭 旭字暉谷，侯官人，爲戊戌六君子一，有晚翠軒集  
。外舅（沈瑜慶）哀餘皇詩題後云：

「七日動心驚帝醉，百年被髮卜人爲。靜觀始驗過庭語，  
盡瘁空遺籌策時。易佃當倉看滅裂，經行藍草付隳摧！」

福建之民族詩人

分明家國千行淚，詞賦江關漫道愁！』

對於沈之哀餘皇，不啻一灑同情之淚。其憂國情懷，直透背紙矣！

江瀚字叔海，福建，長汀人，官開歸陳許道，有慎所立齋稿，北遊，東遊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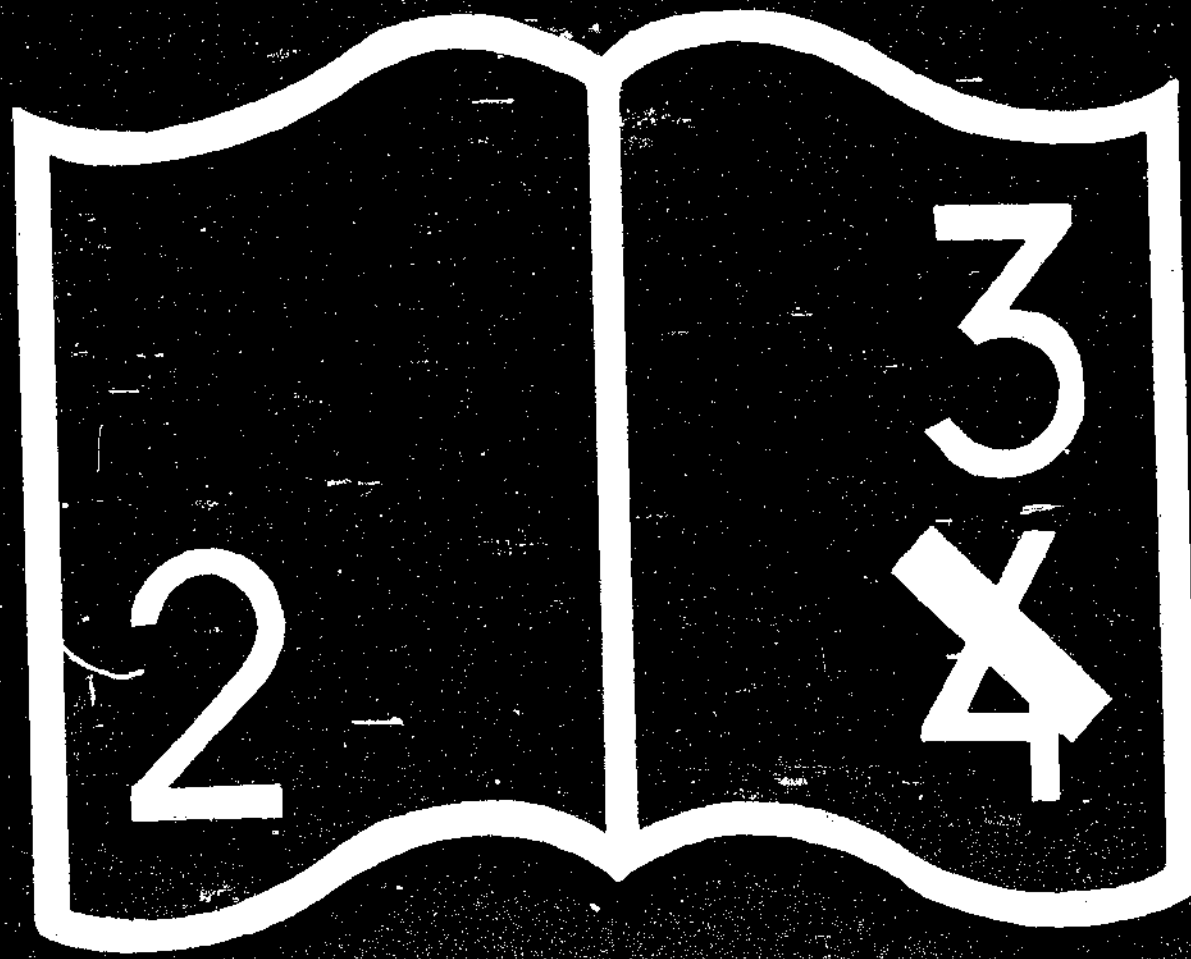
四營懷古云：

「婦人獨具英雄志，一時男兒無位置！堂堂石柱秦將軍，三百年來有生氣！桃花馬上繆纓時時，白桿兵威天下知。難得佳兒與佳婦，扶風門第同維持！巾幗將才古有幾？列傳例初編明史。忠順夫人奚足論？若安女子差堪擬。笑殺同名左寧南，擁兵驕蹇能無慚？」

贊美秦良玉處，有聲色！末二句罵當時之武夫，淋漓痛快！

林翰 翰字西園，號羽人，福建莆田人。光緒壬寅舉人。龍么妹歌序云：

「妹爲貴州土司龍躍妹。清乾隆中，野狃叛。感勳侯勒保徵土兵從征。適躡病，么妹馳代。妹年十八，長身白皙，所戰必捷。事平，侯爲擇耦。時大興舒鐵雲客王朝梧，侯器之，累召至軍，與計事，因使委禽於妹。舒辭。偶閱傳，歌以紀之。



编码错误

### 福建之民族詩人

繡旗閃日開房櫺，美人躍馬求戰功。長裾血濺百蝶紫，  
龍蛇陣裏聞香風。土司官卑門第冷，百戰不與通侯封。  
么妹離年學騎射，一槍能墜龍雙飛鴻。鉞線生疏刀槍熟，  
深閨不喜操女紅。傳家兵書十三冊，兄妹畫地商戰攻。  
○黔西小醜弄兵器，出車五道塵蔽空。將將軍軍令重山  
岳，羽檄趣召馳青驄。阿兄呻嘶臥茵褥，槌床欲掃西陲  
烽。閩中小妹投簪出，誓師慷慨氣吐虹！木蘭代父儂代  
兄，巾幗血性將毋同！蛾眉生槊殺氣起，結束上馬雲蓬  
蓬。勸兵轅門待號令，萬目駭眩迷雌雄。天朝百年役貔虎，  
安用婦女來軍中。將軍運語教回轡，爲我破陣擒西戎。  
○鼓聲裂地萬馬急，玉貌一變成熊熊。刀如寒霜礮如雨，  
左右侍女不動容。繡旗所到敵旗仆，血路四塞狐豕窮。  
○脂香未消粉汗斂，入營介冑猶攢躬。投鞍獻賊將軍喜，  
捷書夜奏甘泉宮。』

寫女中豪傑之殺賊，氣象崢嶸，凜凜有生氣，信傑作也！

哀韓歌云：

『箕子在天雙淚垂，鸞鷲欲下星斗危。日章童瞳曳國旗，  
遣臣泣採商山芝。夏廷禍水哀龍滌，石鯨鼓甲昆明池。  
玉孫華貴稱金枝，唾棄十乘猶糶鬮。納賈宗國求扶持，  
(韓儲就學於日，實納質耳。)豺狼忍餓馴如狸。豐功



### 福建之民族詩人

厚德騰口碑，三朝五聘奔命疲。鉤陳上相駕青螭，表率舉國成行屍。劫盟行諾羞鬚眉，虎拜稽首笑且嬉。股掌嘲弄憐鬢彌，籐樹不萎李花墮。（日人有「生李不如死籐」之語，指伊籐公與李完用也。）來蘇后德深淪肌，廉恥道喪忘四維！門戶傾陷心險巖，智能賣國公未癡。（一進會李容九輩首倡合邦。）憶昔宣言獨立時，乳臭自負天驕兒。改朔易服誇雍熙，尉陀舉正夜郎姿。人心向日如野葵，事齊事楚徒問著。漢城戍士方啼譏，賈勇一躍垣墉卑。嚼骨鹽腦窮所之，列姑猶詠報桃詩。入門饕餮借窮奇，九鼎隆重蜂目窺。亦有大義倡攘夷，祖述夜舞雞喔咿。樓船震布港汶歧，出車散亂雷電馳。遺黎何必惜膏脂，彼將壓卵我累棋。哭聲嗚嗚滄海湄，毀巢取子逢周鷗。辰韓餒鬼語荒祠，國家讀命無綵絲！朱奪於紫素化緇，矯語仁義代乳孳。聯邦合衆空夢思，江，黃不祀節為犧。龍蛇據陸鴻漸遠，他人入室銅駝悲！縛雞之力燃虎髭，蹄涔之水填漏卮。旄頭畫卦尊庖羲（韓之國旗，為太極四卦形。）謂水為坎火為離。救民水火喧垓垓，纓冠被髮來何遲？九連鳳凰血淋漓，天吳罅天窺窺疑。千年藩服環瀛知，球圖不守東風移。宮殿鞠草臺走麋，令我苦痛生心脾！弱肉強食古有辭，神州赤縣非

### 福建之民族詩人

我私。維爲天子憂四陲，往者已邈來可追。長蛇封豕難倚  
裨，兄弟之國空怡怡。前車不戒後軫噬，睡鄉何日聞吼  
獅？可憐蜀帝化子規，國亡未得歸龍擘！』

寫三韓亡國之可憐，亦鍾鍊，亦雄健！所謂長蛇封豕難倚  
裨，意謂敵人之欲逐逐，心勃勃，若親善，若提攜，何莫非假  
面具乎？一旦皮骨盡露，爪牙皆張，現其猙獰面目，直反掌耳  
！所謂前車不戒後軫噬，睡鄉何日聞吼獅，蓋哀韓之亡，而勉  
國人當以韓爲戒也。東亞獅吼，全球震動，究爲志士之所馨香  
禱祝者也！

此君又有憂時詩，有「匈奴未滅忍家居？滿眼荆榛待剪除  
！」之句，可覘其懷抱矣！

何剛德 剛德，字肖雅，號平齋，侯官人，官代理江  
西長有平齋詩存。

平齋云：

『戎虜勢驕橫，吾齋以平名。誰具平賊手？衆志可成城！

』

此老目擊島夷之橫行無忌，而思全國之同仇敵愾，其壯  
懷可與陸劍南「北定中原」之句，相頡頏！

上述吾閩之民族詩人，雖未敢云閩之民族詩人，盡在是矣  
；然具體而微，亦可覘八閩不乏愛國者流矣

### 福建民族之詩人

今者，頑敵之勢已成弩末，而我國則再接再厲，愈戰愈勇，彼將不戰自焚，我則兵義無敵。前線將士，既已捐糜頂踵以衛國家矣，後方人士，輸委外，尤須扶助以力。以力伊何，供給物質上精神上之需要是也。供給物質上之需要，為全國同胞之責，而供給精神上之需要，則為吾儕文化人之責焉。供給精神上之需要之工作，莫善於宣傳與激勵，宣傳激勵之方式，莫便於詩歌；然則繼往開來，發揚蹈厲，使抗敵呼聲，震於寰宇；救亡正氣，彌於全國，舍吾儕其誰哉？

閱此篇者，必有聞風而起，聯筆端鋒為一氣者，是所望於全國文化人！

#### 漢陽夜泊

楊億宋，浦城人

榜橋吟望漢陽城，山偏樓臺徹上層。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疏鐘未徹聞寒漏，斜月初沈見遠燈。夜靜鄰船聞行計，曉帆相與向巴陵。

福州堂下小欄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賞花有所感悼。

蔡襄宋，仙遊人

愛花盡日傍花臺，點檢當年手自栽。前事已隨朝暮變，舊叢空見淺深開。山禽忽下還飛去，溪雨纔收又復來。只有春醪能遣悶，無人欄畔共持杯！

#### 汴京紀事八絕

宋劉子翬

福建民族之詩人

空嘆覆鼎誤前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其一)

篤褥清香步障遮。並桃冠子玉簪斜。一時風物堪魂斷。機女猶挑韻字紗。(其二)

萬炬銀花錦繡圍。景龍門外輭紅飛。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其三)

橋上遊人度鏡光。五花殿裏奏笙簧。日曛未放龍舟泊。中使傳宣趣鄆王。(其四)

盤石曾聞受國封。承恩不與倖臣同。時危運作高城礮。猶解捐軀立戰功。(其五)

梁園歌舞足風流。美酒如刀解斷愁。憶得少年多樂事。夜深燈火上樊樓。(其六)

倉黃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萊歌。(其七)

聲穀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纓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其八)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 人民生活

翁紹耳

## ◎ 導 言

六七年前誰要是住過福州或許是到過福州的，在井樓門和北門兩地方，就可以碰見從北嶺下來的特種部族婦人（福州人稱她做畚婆不管她年紀大小）頭上戴着山鷄式的珠冠前有兩條竹篾子掛着許多小珠垂在冠的兩旁，後邊有一塊長方形紅布像鷄尾巴一樣搖動着，而背上挑着福州有名的家常用品「畚婆帶子」，這班婦人就是住在離福州四十里的北嶺黃土崗小鄉裏。

在我八歲的時候（民國十三年春）隨家庭遷到黃土崗去，在那裏一共住過十年，但是我自己十二歲就到福州讀書，不過在寒暑假時候都回家去。由八歲到十二歲這四年中，可以說時常同他們的孩子一塊兒玩，他們孩子牧牛，我也牧牛，他們孩子砍柴，我也砍柴，他們孩子在蕃薯園內，築一個小土灶，上面蓋一隻土瓦，當做鐵鍋子來煎蕃薯吃，我尤其喜歡同他們合作，削皮，燒火。在這種生活中，叫我學會了他們的語言，同時深切的明瞭他們生活的情形。在十六歲那年先父過世，十八歲我的家纔搬到北嶺頭宦溪鄉，離黃土崗十里。可是我由學校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回家時候，還時常到黃土崗去會見幼年時的朋友，他們也絕對的想不到我會在協和大學裏讀書，同時我也絕不會忘記了童年相聚的他們。所以這篇文章，說是敘述他們生活的情形，也可以說是我童年的回憶啊。

北嶺的特種部族人民（畬民）並不止黃土崗一鄉，在牠的隔鄉有連白洋，靠近連江和羅源邊界的有溪地，南邊，中樓等鄉。這一帶的特種部族人民共有一千多戶，因為他們的生活大概相同，所以本文單把黃土崗一鄉為例。

他們什麼時候搬來黃土崗，連們自己也不知道，以現在他們所住的房屋的式樣來估測，大概是在明末啊。他們一共才有三姓——雷藍盤。黃土崗全鄉是姓雷的，連白洋完全姓藍，而姓盤的是在中樓一帶。這一帶特種部族的人民非常合作，彼此都有來往。黃土崗全鄉男女老幼（共有一百三十八）這是最後的數目。他們稱呼是接着行輩的，現時共有五個輩子，「書則程朱道」。書的行輩最大，道的行輩最小，全鄉中書的行輩最大，道的行輩最小。全鄉中書的行輩現在只有一二位。在過去他們是選年紀最大者做鄉長，鄉內有什麼轆轤，唯鄉長之命是從。現在一班青年得勢，老人家是無用了，因為政府要他們組織起保甲，老人家不懂新出的法規，保長當然是青年做的。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 ◎ 家庭 生活

特種部族的家庭制度是男尊女卑，男子有繼承權，女子是沒有的。在以前他們景況好，三妻四妾是常有的事情，現在他們窮得很，一個老婆都不一定討得起，那能請到納妾去。因為財政權是操在男人手裏，所以女子只可說是附屬品，當我小的時候在黃土崗，他們因窮賣妻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還有一種租妻制度，在黃土崗沒有，在連江羅源附近的特種部族是常見的。男子沒錢討老婆，做了兩三年工積下幾十元，就可以向人家租妻子。在十年前北嶺所流行的貨幣是銀造小洋，大概小洋四百角（合銀幣三十元）就可以租三年，在這三年中，所租的女人要跟租主（新丈夫）同居，幫助新丈夫耕種田園料理家事，而新丈夫要負責供養，三年中所生下的子女屬於租主，期滿之後，原丈夫可以領回，如果租主需要延長時間看顧小孩，可以請求延長期限，最多以一年為限，但是要加租資一百角做酬勞。出租夫婦並不以此為恥，而同鄉鄰居，反而鼓勵他們出租。這種租妻制度產生的原因據作者耳聞不外三種原因：①男多女少：在特種部族中很普遍的現象是女比男少，男女比例既然不平均，只好利用租妻辦法，以調整分配。②鬻養媳的流毒：女子既然少，那麼女子的價格當然提高，要結婚非花二百多元得不到一個成年的女子，同時還要添置許多新娘室中器具，非是富有的

### 豫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辦不到，因此買童養媳的風氣非常流行。做父母的怕將來兒子沒有力量結婚，先替他買一個童養媳在家裏，又可以做工，又可以解決終身大事。可是童養媳多半是比兒子大幾歲的，所以他們盛行早婚。十二三歲的兒童就和十七八歲的童養媳圓房，像他們這樣的配偶怎麼能快樂呢？到了男子大時候，固然可以管得住妻子，但是年齡相差太遠，以後又變成壯夫老妻，仍舊是同床異夢。折衷的辦法，還是把自己的老妻租給別人，再把得到的租金，租個跟自己年齡相等的妻，所以常有因租而弄到永久夫妻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租妻制度當然是窮人解決這問題的最好辦法。⊙淫風甚熾的結果：畝民對淫字看得很輕，「淫人妻女，妻女人淫」，這個因果律，他們看做自然現象，所以對租妻的觀念，以為這是不重要的。當然也認為平常的。

婦人多體壯會耕作，在男尊女卑制度之下，她們工作的時間多於男子，男子懶惰好閒的很多。他們同姓也可以通婚，因為他們只有三姓，女的又少，再選上異姓，未免難上加難，所以只不是自己的親姊妹或同祖姊妹的，其餘都可以結婚。換句話說，就是五親等以外可以結婚，跟新民律所定的九親等不同。

因為多半是同姓者住在一鄉，所以姓氏是家族組織的中心，分爨時候，由族長主持，男子有繼承權，幾個男兒子中間平均分配，沒有長次的分別。如果死者事前有囑咐劃定多少田地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給他的妻，兒子不得有異議，沒有遺囑的話，寡母由諸子共同養贖。其餘生活情形和漢民大概相同。

### ㊦ 社 會 生 活

特種部族社會組織，以家庭為組織基礎，以部族為高等組織。他們中間平常往來也不一定頂親密，但是一有事情發生關係他們切身問題那就一致團結對外。黃土崗人民住房共有五座，包圍在一個山谷之中，彼此呼喚可以相應，他們團結對外的精神，可以在下列三種事實上，充分的表現。

第一，當十年前劉盧戰爭（劉和鼎同盧興邦開戰）的時候，紮在北嶺的駐軍，要想到黃土崗去拉夫，可是黃土崗是在山谷之中，四圍有山和竹林，人民一得到有士兵來拉夫的消息，馬上派人在山上布哨，一看見兵來，吹螺為號，全部人民都躲在山林之內，兵士們不但抓不到一個影子，連他們的東西，動也不敢動，因為他們在入口處備有木柵，上面裝有砲火（土槍），要是來人不懂情勢，他就不給你生產，這個自衛的精神，是北嶺到處人們都曉得的。

第二，是對付土匪。說起很奇怪黃土崗是窮鄉，竊賊是常有的，而做土匪的一個都沒有，同時也沒有人願意做土匪。假如有土匪經過時候，那一家知道，馬上就通知別家立刻逃走。土匪常常經過黃土崗，我的家也被搶三次，可是不用想綁一個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肉票，因為土匪來的時候就要趕緊走，不然的話，土匪本身也有危險。

第三，是對付債主。他們在過去是很有錢的，有錢就會對人家公平交易。現在人民因為農村破產，出產品價格低降，因此常常發生欠賬無力清還的事情。他們所欠的賬，一部分是在福州井樓門一帶商家，這班商家常到黃土崗要賬的。他們有錢的時候，就會講大話說一點兒錢何必跑這萬遠的道，遲早總會送還你，假若沒有錢的時候，商家一來，就有人通知他馬上溜之大吉，債主完全沒有辦法。現在商家多半不願意跟他們主家來往，原因就是這一點。

一鄉共有三十七戶，大家都有來往，什麼事情彼此都會知道的。那一家有喜事喪事，他們一鄉共同幫助。在五座房子的當中，有十六畝多的公田，是他們的祖宗流傳下來，給子孫輪耕。那一戶輪着的，當早稻割完之後，要留一筆款，到農曆八月二十三日，慶祝元帥節，在本鄉大王廟舉行聚餐，輪耕那一家作東道主。至於晚稻收入仍舊歸耕者所有。他們不做中秋，他們單慶祝元帥節。他們的大王廟也蓋得不錯，裏面有戲台。他們頂歡喜看福州班的戲，如果有福州班在附近各鄉表演，他們也鳩資二三十元，請福州戲班表演一天一夜，慶祝太平。

他們彼此中間是很安靜的，可是對於別人，是不客氣的，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常常偷砍別鄉人的竹或杉木。他們偷完之後，還向人家報告如何偷法，以為有本事是很體面的。有幾個人說：「我如果不偷別人的東西，是會害病的」。

#### ④ 生產概況

畚民中無論男女老幼均能操作，生產方法也很多，可惜生性懶惰，加以近年來農村經濟的加速度破產，物價低落，以致生活陷於極度窮困，茲將畚民之主產收入與副產收入分述如下：

##### (一) 生產部分

●米 黃土崗地居山峯，地味礮礮，農產不豐。全鄉雖說有三十四戶，但是自己耕種的不到半數，餘皆為佃農。穀分三種：朮穀，粳穀，與早穀。朮穀與粳穀每年僅收一次，早穀收兩次，所以有六月早和八月早的分別。全鄉早稻收穫不及四百担，其中償還田租，牛租等去百餘担，所餘無多，每到六七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就要靠外鄉的米供給了。

●蕃薯米 畚民的食糧，米僅佔三分之一，而蕃薯米却佔三分之二。他們三餐的飯，必需以蕃薯米與米混合來煮，因為蕃薯味甜，所以畚民對鹹菜非常重視，如鹹鱈，蝦干，薑，螃蜞醬和滷芥菜等，均目為上品。近年因畚民農村金融周轉不靈，生活艱難，已有許多戶僅以蕃薯飯拌鹽水吃，其貧苦可見。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畚民種蕃薯時間多在農曆四月底，到九十月便可收成。每四百斤蕃薯，僅可製成晒乾的一百斤蕃薯米。按全鄉調查每家每年最多僅能收穫二十至二十五担的乾蕃薯米。蕃薯米的價格和米價相差不遠，在十月剛收成的時候，每百斤價三元半至四元半，可是到翌年四五月後則非五六元無處可買。故有許多外鄉富農乘機以賤價收買貯藏，後再以高價出售，以獲重利。他們在種植蕃薯時期內，最怕的就是山豬和獾豬的打擾。因為在六七月的時候蕃薯剛長大，山豬和獾豬每趁晚上就來偷食，山豬來時必成羣結隊，挖土食薯損失甚巨；獾豬來時雖只一二隻，但在園上一滾，其身上的針把蕃薯的藤和土都席捲而去，為害甚烈。所以他們的老人們在六月時，就要在山園中築一草屋，以便晚間看守，半夜三更，打鼓敲鑼，使山豬等不敢近，如是要看守到八月，蕃薯長大，根深蒂固後纔停止。不過所花的精神太多了。

●茶 茶業的衰落，對他們收入的影響非常的大。黃土崗的茶原是很有名的，共分三種即清明茶，二春茶和三春茶，清明茶乃近清明節附近幾日所採，幼嫩芳香，頗稱名貴。二春茶和三春茶，葉老味差，價值較減。畚民每戶均有茶園，在十幾年前，茶景旺時，每斤茶價均在二三百文以上，收入自極可觀。近來一落千丈，情況不堪回首，最好的清明茶，每斤不過二三百文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加以茶販剝削，操縱價格，採茶收入不足抵償工資。以致茶園荒蕪，無力整理，他們茶業的前途非常悲觀。

#### (二) 副 產 部 分

他們生產既然靠米，蕃薯和茶。但此三宗主產，都不夠維持他們的生活消費，不得不靠其他生產收入，以求生存。茲再將他們副產十二種，分述如下：

●掃帚 「畚婆掃帚」是福州有名的家常用具。牠的特點是輕便耐用，不易脫芒，格式又很美觀。製掃帚要經過五種手續，就是割草芒，晒草芒，去芒花，拔草芒殼，和紮成掃帚。壯年人民和婦人負責割草芒和紮掃帚。而老人和幼童便負責晒，打掉芒花或拔去草芒殼。今將他們製掃帚所用的時間，產額，和工資作一比較如下：

割草芒兩日(有四十合掃帚的原料)工資	\$0.80
打芒花和拔芒殼的蓋工一日半工資	\$0.30
紮掃帚四十合需一日半時間工資	\$0.60
挑往福州出售工資	\$0.40
休息一天工資	\$0.40
共計	\$2.50

他們花了六日半時間(工資\$2.50)只換得\$4.00的報酬。(四十合掃帚只賣四元)，所得純利不過一元五角。而且割草芒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的時間皆在六七月，天氣非常炎熱，乃以血汗換取所得，其困難可知。

③豬 「一豬還九債」這是他們最普通的俗話。他們自身糧食尚且發生問題，他所養豬的飼料自極平常。豬價高時每百斤值卅元至卅四元，這大宗收入自然是他們所流涎的。同時亦為債權者所最注意的抵押品，因此常有豬尚未長大即被債權者牽去的事發生。不過養豬副業，差不多每家都有，原因是積小錢而成大錢自然是人所樂為。

④牛羊鷄 養牛本錢貴，他們多半買不起，所以全鄉僅有黃牛四隻，水牛六隻。無牛者到春耕的時候，就向牛主租借。普通慣例以二人工換一牛工，所以有一二牛主單靠養牛也可以過日。養羊數額亦不多，因為黃土崗在山中，常有虎豹出沒，牧羊者稍不小心，羊即被老虎咬去，因此他們多不敢養羊。鷄差不多家家都有，僅夠供給年節的使用，有時也要向外鄉購入。

⑤木材 黃土崗所產木材有三種即杉木，松木和雜木。人民視杉木為主要財產之一，常以杉木園地為其子女嫁奩之用。在過去他們種育杉木很多，近來因經濟困難，大半已砍下出售，現在所餘無多，且僅足供給棟樑桶料之用。杉木需要長期投資，他們因目前無利可圖，兼以他們沒有遠大眼光，所以連種也不種了。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松木多得很，他們看松木不起，因為把松木燒成炭又不值錢，鋸柴把挑往福州賣，價格又低，兩者均換不到工資，所以索性置之不理了。雜木大者可供燒炭之用，待下節詳述。

②燒炭 燒炭是一種頂艱苦的工作，非壯年人不能擔任。要在深山叢林中，開一條小徑。選一適中位置，建座小茅屋，同時靠山旁築一炭窰。燒炭者要在叢林中砍下許多堅木，然後裝入土窰內經一日夜燃燒，纔變成炭。炭有兩種，一是炭白，一是炭黑。白炭的製法，是用最堅韌的雜木，裝入窰中，燒完後，塞住窰窗，不許空氣流通。待炭熄後，方抓取出窰，其色灰色，質堅無煙。因費時間多價錢比較昂貴一點。黑炭製法與白炭稍異，當雜木在窰中燒成炭時即打開窰門，將炭抓出，用水灌熄故色黑。因為質料較差，所以價格比較低廉。普通市價每百斤白炭價二元左右，黑炭價格約在一元六角左右。普通人民除非其他工作找不到，方肯去燒炭，因為報酬並不見高，所以燒炭多在農閒時間。

③竹篾 黃土崗所產之竹有三種。一是麻竹可以製大竹器，因所產麻竹不多，故僅留作自用，二是秋竹可以製傘箍。以前馬光記傘廠興盛的時候，他們將秋竹破成細條，纏成圓花箍，以每百隻價三百文售與馬光記傘廠。近年因傘業衰落並且傘商多改用皮箍，所以竹傘箍，也少人要了。三是篔竹可以破竹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篾賣與柴行。在二三月春雨綿綿，閒居無事，許多大男細女均在家中破竹篾。竹篾長約七尺，闊僅三分，每百條價值七十文。柴行買此竹篾作紮柴把之用。

④燭心藁 在十一月與十二月間，山上茅草中生有許多草芒，芒莖可做燭心的使用。畚民常割取大草芒，晒乾後並裁成長短相等之燭心藁，挑到福州燭行出售。每百條大草芒，價僅五六分左右。近因燭行所需無多，而且價格太低，所以他們也不注意這門生產了。

⑤蘭花和金銀花 蘭花及金銀花均為山中野生植物。蘭花味清香可供觀賞，金銀花質涼可供夏天沖茶喝。他們在山中割芒，燒炭或砍竹時，常發現這類的植物，順便帶回，後挑往福州去賣。產量雖不頂多，而價亦很便宜，但亦可得一部分收入。

⑥換雞 甚麼叫做換雞呢！冬收後有商業常識和身體強壯的人，到福州買許多鹹魚如海蓮，台灣鯛等（敵貨可運銷內地此亦原因之一）挑到連江羅源邊界等地，與該處人民以魚換雞，這也是他們物物交易之一種。交換標準視魚價與雞價而定。他們所以便利的地方，是內地秤比福州大（大概每斤有十八兩）和雞價比較便宜。但若福州魚價太貴，那換雞生意就不合做，所以要有商情的經驗者，方敢做此生意。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④**摔稻** 無田可耕的幾家人民，到冬收時，帶了幾件便衣，跑到北嶺下替漢民割稻和摔稻。每工可換穀十斤至十五斤，看他們身體強弱而定。以普通身體而論，到北嶺下摔稻月餘日，便可挑回幾担穀。也算不錯了。

⑤**骨凍** 骨凍乃屬蛙的一種，住居在深坑小澗潤濕的地方。肉味清甜，性涼，兒童患有肝熱病者，以骨凍為最良食品。因為骨凍是在深坑裡面，所以捉骨凍要有膽量大的人。他們捉骨凍的方法，是在夏天炎熱的晚上，手持燃燒着的松膠，在深澗旁注視。骨凍見火即伏着不動，甚易捉住。機會好的每晚可捉到十餘隻。骨凍在市面價值不定，看顧客之需要程度如何。市價高時每斤可售四五元（每斤約有二三隻），市價低時每斤價約七八百文。據說骨凍最好的銷路乃在福州洲邊一帶，該處娼妓衆多，因骨凍尚具有一種消毒和清血的功用。

⑥**薑與桐油** 畚民有一通行俗語即「種薑養羊發財無人知」，意思是說種薑養羊易獲厚利。但他們所種之薑無多，僅供自己食用。他們不會自製桐油，他們在茶園上種有少數桐樹，每年把所採下的桐子，挑往連江縣交換茶油，以作燃料使用。

總括以上主產及副產共十五種，在數量上頗覺可觀，在實質上所收無多。以目前情形論，他們全年收入尚難維持其生活，再加上還債，納租，完糧，三大重擔，真有欲罷不能之概，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目前若非貸放巨大款額，以開墾荒地，提倡生產，及注重特產運銷，誠難拯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現將畚民全年生產時間工作分配表列下：

全年生產工作時間分配表

工作時間	生產項目		
正月	新年休息	犁田	
二月	破竹篾	犁田	掘茶園
三月	播種	採茶	破竹篾
四月	插秧	採茶	開墾蕃薯園
五月	耨草	栽薯薯	
六月	割稻	紮掃帚	捉骨凍
七月	整理蕃薯藤	紮掃帚	
八月	耨草	拔金銀花及蘭花	
九月	割稻	往北嶺下摔稻	
十月	蕃薯收成	燒炭	
十一月	燒炭	破竹篾	割燭心藁
十二月	換雞	過年	

⑤ 衣、食、住

幾百年來漢化的結果，他們跟漢民的分別，除了語言之外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就是婦人的衣服裝束。在六七年前婦人入城都帶有山雞式的珠冠，後來福州警察取締「三把刀」（鄉下婦女銀簪的名稱，這名稱是由它式樣而起的，也叫做三條簪）不許漢婦頭髮上插銀簪，而她們的珠冠也事同一律。可是她們除了珠冠之外，其他的衣服裝束還是照舊，她們所穿的是無領的衣，衣邊繡有花紋。出嫁的有花紋三個，少女不過一個。褲短才到膝蓋，平常光着腳不穿鞋子，天冷用一個三角巾紮在小腿上頭。她們所穿的鞋子是自己做的。鞋子上面繡有花頭式樣很好看，鞋子底下是破布縫成，冬天也不覺足凍。在以前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織自己做，後來因為洋布便宜，織土布不上算，多半改穿洋布或機器織的國布。還有一點關於他們已婚未婚的區別，就頭髮梳式的不同，已婚婦人把頭髮辮成一條，從頭後反梳到額前，纏一個圓髻，形同洋餅。而未婚者梳一個髻子在腦後插一角簪完了。

男裝跟漢民相同，也有穿大褂子的，但是他們穿長袍的時候，常常用帶紮住腰間，比較暖和點兒。有時穿大褂子光着腳挑担子，這是鄉村中常見的。近來人民貧困非常，婦人入城賣掃帚時候，常常向有錢漢婦討舊衣禦寒，所以有許多畚民穿着漢服，這並不是他們改裝，是因為沒有錢做衣服的關係。

人民的主要食品是米和薯薯，其他還有山芋及玉蜀黍等，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可是不管他們怎麼樣的有錢，一年中間除了正月初一到初五以外，全部都是用米和蕃薯煮成來吃。沒有錢的全部用蕃薯和米當糧食，他們看完全白米飯是上等食品，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五五天，才有福氣來享受這上等食品。酒是他們頂喜歡的，不論大男小女都會喝酒。他們自己把糯米蒸後，加上麴和水放在酒甕裏，過幾天開始發酵，一個月後變酒就可以喝了。大家庭都有十幾甕的家釀，每甕大約四十斤左右。小家庭沒錢的也有兩三甕家釀預備過年，平常沒有酒的時候可以向舖子裏買去，每斤不過一毛半左右，他們耕田辛苦回家，晚上喝點酒，也覺得無限的快樂。

黃土崗全鄉就是一個水井有七個水源，所以不管怎麼樣大旱都不怕缺水。他們有一個習慣就是正月初一到初三不做工，因此在除夕晚上每家都要挑了兩三槓的水，供給這三天的使用，他們叫做吃「新水」。

窮人多半喜歡吃東西，他們食慾的確比漢民利害，他們有聚餐的習慣，有空的時候幾個人就跑到店舖裏聚餐去，喝了幾瓶酒和幾碗菜以後，每個人還要吃麵一斤。最不平等的就是男子有機會聚餐，而女子不可以的。女子如果有這種行為，不但受男人斥責，就是女子之中也都認為不合婦道，怪不得他們婦女中也有發出「恨不生為男兒身」的怨言。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全鄉只有五座房子上面已經說過，可是人口有一百多人，當然住得很擠。屋內空氣不流通，光線不充足，初入門時候實在會叫人嘔吐，然而他們絲毫也不覺得。夏天蚊子多，沒有蚊帳的，先把窗門關緊，然後燒一把艾草，利用艾草的烟驅逐蚊子，他們睡在其間。屋內放有尿桶，屋後設個豬欄，人獸同居，看做常事，衛生二字在這裏談不得，只可說生活要和習慣，打成一片完了。

冬天氣候比福州還冷，他們把門闔起，烤火籠。有時在大廳中燒火烘，男女圍在一塊兒高談闊論，這也是一個社交的機會，有人說酒是色之媒，可是飽暖不免思淫慾，這時候的閒談，十有八九是性的問題。

因為黃土崗在山谷內沒有什麼大風，所以房屋有的是築兩層的，樓下用作牛欄，柴房，酒室，樓上是寢室，假如是單層的，那就沒有辦法，只好照上文所說，人獸同居了。屋子也是用木製的，黃土崗杉木很多，木料是不成問題的。這鄉村內沒有旅舍，客人都是跟本鄉村同居，面生的人他們還不肯留，恐怕懷有惡意。一般商家店主，因為他們住宅太不衛生，多半是白天到這裏要賬，晚上到大鄉飯店住宿去。虱子多，蚊子多，臭虫也多，是他們的特徵。

### ⑥ 娛樂情形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有錢日日節，無錢節節空」是他們常發的怨言，可是「生時若不樂，死後硬骨骨」，也是他們所主張的。因此不管貧賤富貴都有他們娛樂的目標，不過方式不同完了。他們認為最有趣的娛樂，有下列三種：

●慶祝元宵 正月是他們最快樂時期，他們慶祝元宵是先備了許多祭禮，在十四晚上就開始祭祀，一直祭三天三夜，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早晨七時、全鄉人民借大王廟舉行大聚餐，舉行的辦法，是全鄉有三十七戶，分做三天，每天有十二三戶擔任東道，歡宴全鄉人士，歡宴的食品，在前晚要先祭獻大王，以表敬意，每一座房屋各備有一套樂器，像鑼鈸之類，在這三天內不斷響奏。男女老幼都穿新衣，沒有新衣的也要把舊衣洗淨，以免褻瀆天神，凡有添丁的（就是去年內生男孩子的）他的父母要到福州買鯉魚吐子，觀音送子，走馬燈等，十五夜在大王廟戲台上放花，各樂隊合奏，歡樂聲音，繚繞廟樑，元宵之後，禁止敲打鑼鼓，就要開始犁田了。

●唱和畚歌 唱和畚歌是他們認為最快樂的一件事，唱和畚歌分戶內戶外兩種。戶外的像普通在山上砍柴耕田疲倦時候，男子一定先唱幾首畚歌向女方挑逗，歌調大旨不外含着情愛，女子如果愛上男子（按畚民歌謠作者當另作專題發表），就開始回答，於是一唱一和，樂而忘倦。畚民從小就開始學習歌謠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最少每人要背誦幾千首才够應用。戶內唱和比較儀式隆重。黃土崗人民因爲近福州城，自稱爲外山畚民，而住在中樓，溪地畚民稱他做內山畚民。當內山婦人少女挑物往福州出售時候，一定要在黃土崗過夜。於是黃土崗青年人預約一晚做唱和之期。這晚開始時候，女子先在房內，緊閉房門，男子幾個人在屋外先唱畚歌數節，歌意說女郎遠道來此，實在天緣所定，我們久仰女郎是仙母的仙兒，今日駕幸敝鄉，敝鄉增加不少光榮，敢請啟開金口，有所賜示，叫我們得沾雨露之恩。男子這樣唱了幾回，女子才來回答。開場之後大約有一小時左右。主人就備一碗開水放在棹上，男子請仙女移駕出屋門，同在棹上唱和，男子中爲首的，出銀洋四角放在開水碗內，而女子脫下手上銀手指一只，擲入碗內，於是雙方交換，女子收進銀洋四角，男子戴上銀手指，雙方舉動，不用語言，一概用歌詞傳意，眉目含情，旁觀的不得聲響。換指禮成之後，女子再退入屋中，關上屋門，再起唱和。到了半夜，主人代替男子備一棹酒席，宴請女客，凡出房，上席，出菜，斟酒，一舉一動，完全用歌詞傳遞，歌詞內容因於出菜種類而各不相同。席散之後雙方休息半小時，再行開始。這時候旁聽者如果覺得疲倦可以到女客屋中倍坐，或是坐在女客床上，社交非常公開，但以不妨礙女客唱和爲最要。一直唱到天明，才肯停留。一夜之中，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如果女子唱新歌，男子不能和，或是男子唱新歌，女子不能和，唱的人一定唱歌刺對方。普通多半男輸女勝。因為女子記憶力強，同時爭勝心也熱，所以對所背誦的歌詞非常爛熟，而且女子自幼學起，閒時無事就學唱歌，女子的地位也以唱歌程度的高低為定，丈夫也以它的妻善於唱和引為無上榮耀。外山男子如果入內山做客，內山女子也照樣的召集歌會，招待男客。唱和風俗是祖代相傳、家長多半鼓勵子女學唱畬歌，我本身（作者自己）曾經參加此種歌會不下十餘次，看到他們興高采烈欣然色喜的態度，至今回憶，猶有餘味，此種唱和每年最少有八九次之多。

⑤練習拳術 據說他們拳術分做龍拳虎拳兩種，開拳時候用力甚大，兩臂伸開，骨節節節有聲。學習虎拳比較的容易，龍拳比較的難點兒。夏季青年人鳩資請本鄉長輩教授每夜由七時至十一時，各生輪流開拳。作者曾經參觀他們拳術社兩次，覺得非常有味，他們拳師手術高強而且長于單方跌打當地人民害病，多半由拳師醫治，藥到病愈，極為靈驗。

不過他們畢竟因為經濟困難，所以沒有什麼特殊娛樂，過去賭風也很利害，近來稍稍減少。關於正當娛樂，實在有待後人的提倡。

### ⑥ 教育概況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說起他們教育真是可憐，全鄉識字的極少，女子更沒有機會受教育，他們自己沒有文字，也是念漢文，不過用他們方言誦讀，他們自己也覺得教育程度太低吃不少的虧。現在他們中能寫一張田契或是寫一封信的人，真是鳳毛麟角。稍為懂幾個字的人，就穿起大褂子，裝出斯文的樣子，可是到處還有人稱呼他做先生，他們教育程度會降到這樣低，原因是沒有錢請老師來教導兒童，同時兒童要砍柴牧牛助理家計，無力顧到讀書，所謂貧愚弱私四大毛病就是由此而生。

教育程度低，風氣不開通，迷信當然是特別的深。他們最怕孫悟空，其次就是大五。一鄉雖小，可是大小巫都全，四節燒香祭神禮節繁多，他們寧可飯少吃一頓飯，香蠟是要買的。「泰山石敢當」「太陽星拱照」，「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這幾個標語，是普遍的貼在各處的。

漢民貼春聯的習慣，也傳遍他們鄉村，他們自己不會寫，到福州城內買去，每逢新年或喜事時候，每一座房屋都要貼新春聯，可是他們不曉得怎樣貼，次序錯亂，字句不相連，或是大廳的聯貼在廚房內，而廚房的聯反而貼在房內，種種笑話無奇不有。

### ⊙ 尾 聲

黃土崗可以說是我生長的地方固然不是我的祖居之地，也

### 福州北嶺黃土崗特種部族人民的生活

沒有血統關係，但是在這幾年的關係中，叫我對他們留下無限的同情。他們的愚是教育的不普及，他們的弱是滋養料供給的不够，他們的貧是不知道怎麼樣生產，他們私生活的放蕩是因為有人來改造他。他們今日所以不如漢民，一部是因為他們不曉得奮鬥自立，可是對於環境的壓力是不容忽視的。在此抗戰時期，凡反抗敵人侵畧的，都要在一個旗幟下團結着，我們絕不能當他們作化外之民，而置之不聞不問，所以作者在本文之末，提出兩個意見，貢獻於福建省政府以及閩侯縣行政當局：

⊖希望政府能在黃土崗辦一個簡易小學，專門教化他們兒童，同時設國民學校一所，啓導成年人民，以教育力量移風改俗，並非難事。

⊖希望政府貸與當地一筆巨款，以作生產之用，或是成立合作社數所，指導人民生產方法，以挽救破產後的農村，管仲說得好，「衣食足而後知禮義」，轉移風氣，在此一舉。

我不但希望黃土崗畬民有機會享此權利，同時內山畬民也應當同樣待遇和同時改進。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沙善德原著

吳迺聰譯

本文原載美國 Asia雜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原著者為本校教授沙善德(Prof. Malcolm F. Farley)  
先生，沙先生原籍美國，於一九二二年來本校執教  
於西文系，並任西文系主任多年，對於考古學特有  
興趣，闢有沙氏博物室於本校魁岐校舍。沙先生於  
三年前例假歸國，本文則為其十六年來對福建各地  
考古之報告，讀之可知沙氏用力之勤，蓋有足多者  
，原文附有插圖十九幀，未能附入，至以為歉！

譯者自愧不文，譯時又適逢季考期內，故誤纂  
多，幸蒙本校中國文史系教授吾師嚴叔夏先生及本  
校圖書館主任金雲銘先生多所斧正，校對之勞，亦  
由金主任負責，均應在此誌謝！ 譯者謹誌。

中國南部海濱之福建省，因其區於南北之中，數百年來，  
均為優越與軍事之要地；且於古亞拉伯時，大抵在公元八五〇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舊源

年至公元一三五〇年間福建即爲中國大國際商業貿易之中心，馬可孛羅氏，(Marco Polo)當福建貿易隆盛時曾一至其刺桐城，而馬氏于其一二九二年之歸途，且依舊俗，從福建帶回中國白色瓷器與彩色小瓷瓶樣品數事，存於威尼斯市之聖馬可寶藏所。

至足異者，雖數十年來在中國因現代科學化考古之驚異成功——此種成功會不可限量地增益吾人對於世界最古之國家與民族之認識，且令學者對於歐亞東部之古史與史前之學說，大有改異——然對於福建及其海濱各地，當爲考古學中心，則殆全未爲人所知耳；方余之始吾業於一九二二年也，此原地實尚未經人探觸，即至今日，僅就以西方文字所發表之刊物而言，其爲人所知仍少，美國密支根大學普蘭麥教授(Prof. James M. Plum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曾將其研究福建宋代「建窯」之結果，發表於一九三五年十月廿六日之倫敦畫報；尚有少數關於福建探討之報告則散見諸中國各雜誌，正當此篇欲付手民之時，而鄭德坤氏（按鄭氏爲福建廈門人，曾任廈門大學講師）所著「福建南部泉州發掘之唐朝古墓」之佳篇適見於美國哈佛大學一九三九年五月號之亞洲研究雜誌中，然此之於如是大原地，尙爲小也！

余之探討，至今大部尙未印行問世。余在福建時曾累年收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得多種難得之考古材料，於非常變動情形之下，深覺此所存之基礎及原料需加以精審之研究。此種研究方在開始，今則一切都非矣，所有之收集及研究文件，均適在日本侵略者之砲口下，暫時幸無恙，然而日迫於危，故余十六年所研究之結果與其足以爲他日追探討地者，均在暫時掩晦之中，而且尚有全毀之虞！

本文之目的即在撮要報告此十六年間，對於福建及中國南部沿海各處之考古工作及發現。於此，余欲感謝福州福建協和大學，因在該校而得任教席一位，使余可在中國居住與工作；哈佛燕京研究所之領袖與董事（該組織與福建協和大學互有聯絡），彼等對余之研究予以承認與鼓勵；美國研究會執行委員會格拉孚先生（Mr. Mortimer Graves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亦多方鼓勵，以及美國哲學社（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使余得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繼續此種考古之工作。最後，深謝美國芝加哥費爾特博物館人類學部（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f Field Museum）主任並職員，彼等因余由中國任職機關避難回來，供給余研究之種種便利；並給余繼續研究之場所。對於上列各機關及人士，余均銘感至深！

余之考古懷抱，約可溯自一九〇〇年，且有相當之實際經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驗，乃於一九二二年來至福建。在此新居繼續此項興趣，固屬當然。十六年中，余以一教士專任福建協和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於百忙中抽暇致力於考古之探險與發現。余於福建之訪古，具有三大目的：第一，盡力追溯福建歷史與北部南部西部之接觸而判定其文化，第二，重新改造福建工業及藝術之歷史；注重其由古至今最偉大之藝術。第三，所謂陶瓷藝術。判定福建陶工與商人在中國國際大貿易中陶瓷商業之地位，特注重其當亞拉伯興盛時代近東之情形。

首十年光陰，余度之於研究，旅行，踏勘，搜掘及採集中。于一九三三年之初所得材料已收相當成績，且已爲此後四年滿載之先驅，余嘗往來中國沿海各處，自上海至香港與馬尼刺，而余努力之結果，會從多處來源尋獲種種材料，而成爲一巨大之收集，有從古代之廢墟，古墓，關路，田地，農人，船廠及古董店等等。凡此僅舉其綦綦大者耳！余之搜集物含有數千件之刺繡，字畫，青銅，黃銅，鐵製，玻璃製，木製物等等。最多者則爲瓷器，殆包括有數千之完整器件，與無數之斷片，以專爲福建歷史與文化及其周圍邊地而特作之收集言；此可謂最全且實爲爲世間所僅有者；且西方各國所收存之中國藝術及古物，多不知其來源，而余所搜集者，則都知其源之所自，幾無例外。

余之福建考古研究，純始於搜挖，在福建或在中國各地隨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處均可見陶器瓷器之碎片，大抵自漢（公元二〇六年至二二〇年）或漢前以迄民國均有之，但其中可屬之中國陶瓷史上已知之標準陶器者，僅十之一，或二十三十分之一耳，此種範圍實有無限之可能性，余之研究範圍，蓋即最專於此道者也，藉此，余已縱跡出世界與中國貿易之路綫。

余曾有自福建至廣東香港廣州等沿海各地之長途設計旅行，以從事考古之勘察，至一九三三年元月二月始克如願，余擬先行前往廣州附近佛山觀察著名之瓷業中心，以後再行探尋余所相信之潮州（近汕頭）及漳州（近廈門）帶之古代窯址，福建及沿海一帶居民尚未如其他各地居民之「窯覺」（Kiln-conscious）（按此為著者所撰之形容詞，意為受護古窯也）所以商人常得往來各地，一般「考古學公敵」之中西商人，常以某在得以採買而企圖之，此誠至可惋惜之事也。如浙江江西各地，其某種地帶之窯均有發掘之專利，禁絕外界前往，但於福建及南部沿海則不然，即燒窯區域——除一處外——余亦未見其對外界之侵入當地窯址，加以提防也！

於廣州嶺南大學校舍之外，余曾至一窯址，此實堪稱為余在中國所發現之最古及最大之窯址，該地附近農民，久已知之，但彼等對於該窯以前狀況，均不之知；亦未加以發掘，農田之內，雖時有掘出古陶，但彼等仍不知其來自古窯，就余所知，中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西考古學者，尙未有到此探訪者，在余到達前約一二星期，嶺南大學經濟植物學教授麥克魯生先 (Pr. f. F. A. McClure) 曾自鄉村路上獲得該項陶器碎片帶回家中，一晚，余在其家用膳，彼將此種碎片示余，結果余實認爲有趣味物。

約在此時，芬尼神父 (Father Finn) 在拉瑪島及附近香港各島之文化發掘，研究工作始知於世，因其初次報告適在余抵嶺南時發表于香港自然科學雜誌 (HongKong Natuaralist.)。此種嶺南窯址，實屬一種陶器之重來源；因其與芬尼神父所發表文章中之陶器，雖非同類；至少亦極相似或同時代之產物。余至香港時，曾訪芬尼神父，告以嶺南之窯址，渠稱欲往探訪真相，然余猜度渠結果並無前往。約三年前，有人告余該窯址已爲一地產公司收買，變爲屋基矣！故此窯址現已無存或另有存在之日，亦未可知！

古時此種窯址，似曾由耶穌紀元前數世紀，約至漢之末葉，或更後之朝代止，中間似曾經多年之活動。廣州古董攤出售之陶件及最近廣州城背各山麓所掘出之古器，其來源必多由此。此種陶器亦有流至美國各博物院者，嶺南之遺址，實爲一純粹之窯址，並非居住之地，因此或除陶器外，並無其他工藝品，其陶器式樣可由原始時期（即漢前以粗泥所製加以古代手工者）以至輪製陶器，莫不有之，幾令人無法推想，何故此二種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方法，同時施用於同一之窖址。

後余發現此窖之陶器與各文化區域，如古代閩越海岸王國，如拉瑪島中心，安南之唐和中心（丁尼士O. Janse教授曾加以考察）及閩越文化中心之福建均發生連繫。且福建與其西北文化區域如長沙者，據考克斯氏（Mr. John H. Cox）調查，均有連繫。事實上，嶺南之窖址與福建所發現之窖址（詳述於後）均與以上所述之文化區域發生特別連鎖，故其重要性甚需重視。

余曾於汕頭附近之潮洲府調查當地瓷業，蓋該處瓷業其源甚古，乃發現一古代陶窖之遺堆，此堆實為余在中國所見之最大者。余曾繼續研究此處之產瓷區域得知其活動時期，約自唐朝至於宋元之末，此處之出品，實居福建沿海及中國之瓷器貿易之首要，而且遠達中央亞細亞邊境之可拉科達（Kharkhoto）波斯灣之巴薩（Basra），埃及之佛斯達（Fostat）以及敘利亞各部及近東諸地。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為福建考古之最好機會，因省政府計劃改進全省鄉村交通，建築公路，此實福建土地受第一次最大之發掘。數千古墓皆被掘斷而翻開，余乃藉此良機，作廣泛之材料搜集。

福建省是時築有一最重要之公路，該路沿閩江之邊，適經協和大學之校址，該路穿過兩山之墓及多年之鄉村廢堆。余乃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與開路工頭接洽，得其數百工人免費協助蒐集，前後亘數月之久，使余得由此發掘搜集巨量之陶瓷材料——此誠工人努力之功也，余頗欲得有篇幅說明在此種設施下之考古技術。

此種類至繁之巨量材料，多出自成層之地址，且多能知其來源，蓋或由余親手檢得，或在余指導之下所檢，實足以規馬可李羅時代福建陶瓷工業及商業之偉大，亦正與馬氏及其他旅行家如巴都達氏 (Ibn Batuta)，所述者相吻合。自浙江或他處所來之青瓷，各種之「銀青」窯之塗有藍白釉者，粵窯及其他已知與未知之窯以及本地外來之窯，都足證明福建與別省及國外之關係。

由此低文化地層及古墓之材料中，亦有發見新標本，在已知之物質證據上足以表現更古之文化者，此種遺物或即所謂古越國之「南蠻文化」歟。

因鄉村交通之改進，使余得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月間，作德化之行，其地蓋為數世紀以來，曾以出產中國白瓷著名，在馬可李羅時代之前後，此地所製之白瓷已銷售於世界各地。今日所發掘之東非，敘利亞，近東，印度，暹羅諸古城之廢堆中，均有發見此種白瓷。當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時，此種白瓷在歐洲瓷業上所生影響之大，無出其右。可稱為世界白瓷之母，然就余所知，外國人中不論其有陶瓷學識或考古學識者，前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此均未一至德化瓷業中心探視焉。

此行所得之良好效果，限於篇幅，無法盡述於此。簡言之，即獲得廣泛之報告，數百幀之照片，及巨量之窯址材料，携歸研究。

此行尚有一間接之收穫，至關重要：考一九一二年，美國芝加歌費爾特博物館柯爾及勞佛二博士(Dr. Fay-Copper Cole and Dr. Berthold Laufer of Field Museum in Chicago)曾作一重要之論文，詳述中國瓷器在菲律賓及中國瓷器商業與菲律賓及南海諸島之關係。此古代之陶瓷貿易中，自宋(公元九六〇年至一二八〇年)以還，皆以各式「龍甕」為主要，所謂「龍甕」者，蓋瓶上繪有一龍繞於此甕。此種「龍甕」為爪哇，勃泥(Borneo)及菲律賓之獵頭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傳，尊之為神秘之法寶。此種「龍甕」被視為無價之寶，故酋長之財富，皆以此甕計算，非為貸死不肯放鬆，或有光榮之死，始作殉葬。余曾多年來致力研究此種「龍甕」之來源。

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步入一泉州本地陶鋪——泉州余相信即為馬可孛羅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該店之暗角中，余見繪有圓龍之鉢甕與宋代一式。余幾不能自制余之興奮，該店東告余謂種之瓶係來自附近製陶鄉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該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業活動已有數百年之歷史，其瓷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堆及今日之製造；皆足證明此地縱非「龍甕」之「唯一」來源；亦為來源之一。由該村瓷堆中所獲之古甕碎片，與菲律賓及南海諸島所出者，及宋明時代出口之古甕，均屬相符。目下雖經千年之久，然該村之陶業仍以製造龍甕相傳習。

關於馬可孛羅所言福建之刺桐城，數十年中學者議論紛紜，至少已五十年於茲。余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曾有五次旅行親至廈門鄰近之泉州與漳州，余得首次對此爭論獲一新觀點（在考古立場上過於複雜，未能在此詳述），即馬可索羅之刺桐城，必在泉州而非漳州耳。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七年得見福州古城大土堆之發掘，更重要者為一古代墳場耳，此種發掘所得，實出之意外，蓋為建築一教會聯合醫院及一省立大醫院也，此實考古學上難得之良機，開福建歷史上第一次成層土堆之發掘，蓋此城堆之使用，約經二千年之久矣。同時，有一整座之山為福州大城市（約七十萬人口）最重要之葬地，相傳為古時福建諸王，大臣及貴人之墓址，均被掘遷，蓋有掘至六十尺深者。

此次城堆廢址之成層發掘，足以顯露數世紀來福建之歷史；此墳地之發掘，使朝代不同之塚墓得以暴露。其中頗多為漢唐宋各朝拱形之磚塚。在記錄上，實給予研究閩越先民，閩越王國，以及南蠻諸地古代葬俗之最好機會，由此發掘中，除緜

### 福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影及墓之測量與得到廣泛之報告外，余更獲得一二噸之陶瓷材料，整破俱有。

多年以來，余曾致力研究漢前福建文化之證據，時有獲得宛似古代手製陶器之碎片，然余頗難獲得石器之證據。一九三六年之五至七月間，余十四年努力，舉獲得極佳之石斧二具，並由兩處不同之地點得到與石斧同文化之陶器數事，其中一處係與石斧同一地點，顯係同一葬物。同年八月經長期間之搜尋後，又於福州城北鼓山麓，獲得一列葬穴，其中含有可之疑陶器，並在原處得到一批重要之碎片。以後，在一九三七年春，余尋得另一墓地，屬於同一之文化時期，此地距前處約六七十里之遙，於是余所發現者共為四處不同之地點。

此種發現，實為福建漢前文化之物質證據，足以證明中國此處之海岸，實為西北各地與拉瑪諸島，以及安南唐和等地文化上之直接重要連鎖。然此不過福建史前所勘察之端緒耳。

此項福建及中國南部各地之陶瓷研究，使余斷定福建之海口及陶工，實居中國陶器大貿易之主要地位，其重要實超乎西方學者所能夢想。吾人欲解決此種問題，只有親自察訪近東主要各港埠之有此種貿易經數百年者，即可明瞭，余幸於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得福建協和大學之允許，得有例假歸國，並由哈佛燕京研究社及美國研究會執行委員會之旅費資助，使余得

### 種建——中國考古之新富源

達此種目的。此次余非特巡禮近東各地，並親歷歐美各要區，研究各博物院之收存以及古跡等，在近東余不止得見中國之陶器及瓷器，且於撒馬拉及弗斯達諸地見到甚多福建之陶瓷標本。唯時至今日，該地已無人知其來自福建矣。從波斯灣名鎮巴薩拉 (Basra) (航海家辛德 Sindbad之故鄉) 鹽漬沙漠之廢墟中亦可到福建越窯之碎片，蓋為亞拉伯商業之黃金時代所傳入者，司可伯祿島 (The Island of Scopels) 希臘正教古寺之明藍地銀座之高脚杯，亦係「建窯」；土耳其國之伊士坦堡大學 (Istanbul) 操場上花業下亦有許多建窯之碎片；古亞里坡 (Aleppo) 之衛城，為東西貨品之集散地，亦可獲到福建瓷器之碎片，自伊發士罕 (Isfahan) 之市場及商店亦可見到福建出品之藍白瓷瓶，蓋許多均由紅海之秩達 (Jidda) (麥加 (Mecca) 之通商口岸) 所運入，而進香者則用以存貯聖水帶往回教各地之遠隅也。在非洲古弗斯達 (Fastat) 之大廢墟中尚可見許多中國料之埋存，凡此皆足證明中國之陶瓷貿易實握近東，實昭示福建為數百年來陶瓷貿易之中心，陶瓷活動巢穴蓋其善於用土製造世界各種市場所需之物品；而運售於地球之各末端焉！

### 社 燕 嚴復

一夕西風動玉鈎，畫梁如聽語啾啾；  
似言華屋原堪住，無那高巢易得秋；  
去日園林猶昔主，歸時滄海已橫流！  
尋常百姓家家是，王謝堂前認得不？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朱 鐵 蒼

弁 言

僕家住荔鄉，距梅妃故居約六里，少時外出，偶與鄉伴接談；外省友朋，不解所謂，便莞爾而笑，稱爲鷓舌之音，數年以來，稍讀舊籍；始覺梅妃所說過之方言，亦儘有中原腔調，時代變遷，外省語言，愈趨愈異；而莆仙以僻處海濱之故，猶能保其先代之語言，反爲外省人所不解，因而有鷓舌之喻也，春兩困人，姑錄出莆語若干條，以消遣時間；若云研究，吾斯之未能信。

## 甲、古音

【一】「分」之俗音，作滂溫切，南史，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床須臾，王出，以床狹，乃自關床，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以八分爲雙聲，足徵分之古音實爲滂溫切也。

【二】「吠」之俗音，作勺又\ 說文珽字條：「璧琉璃，焚書言吠琉璃」；吠與璧音相近。

【三】「銅」讀作勿尤 南史；宋文帝好與羊玄保棋，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戎（玄保子）曰：「金溝清泚，銅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以上四句，以莆音讀之，確有八對雙聲；若以近代國語讀之，則不能有此調也。

【四】「覓」讀作ㄍㄨㄟ 南史；王筠讀沈約郊居賦，至「雄覓（原註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忭曰：「僕常悉人呼爲覓」（原註五兮反）今莆仙人讀覓，恰犯此病。

【五】「車」之俗音作ㄍㄨㄛ 唐詩：「聞道玉門又被遮，要將性命逐輕車」，以莆音讀之，「車」「遮」恰能叶韻，案說文「車」；段注引釋名曰：「古者車聲讀如居」，韋昭辨釋名曰：「古惟尺遮切，自漢以來始有居音」，段案三國時，尙有歌無麻；遮字只在「魚」「歌」韻內，非如今音也，古音「讀如祛」，段之所謂今音者，唐時如此；今日莆音猶如此。

【六】「雨」俗音作ㄈㄨㄛ 周是修桑婦謠：「採桑婦，朝朝暮暮南園路，出入常論晴與雨；蠶盛愁桑稀，蠶衰恐姑怒」，案，路，雨，怒三字，以莆音讀之，恰能叶韻；足徵莆人呼雨作ㄈㄨㄛ，恰爲古韻。

### 乙、古代名辭

莆仙人呼杯爲鍾，鍋爲鼎，書爲冊，皆古語之遺，人多知之，茲只舉其沿用雖久，而人或不知其出處者。

【一】莆人稱洗米後所遺之水曰潘：——左傳昭十四年，闕止執陳逆，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沐，備酒肉焉，杜注；潘，



### 莆仙書中之古代音韻語及成語

米汁，可以沐頭。

【二】莆人呼公羊曰羊羴；秦穆公以五羊羴皮易百里奚，足以爲證。

【三】莆人稱牛之鼻環曰轆，說文「羴，牛鼻環也，居僂切段註；圓應曰：「羴，牛拘也；今江北曰牛拘，以南曰羴」……呂氏春秋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童子引其轆，而牛恣所以之，順也」，轆，羴之譌字也」。

【四】莆人呼萍曰瓢(艸頭)，詩國風：「于以采蘋」，朱注，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瓢(艸頭)。

【五】莆人稱鬼曰孤魂白子，說文白，鬼頭，象形也，段注，敷勿切；今莆音猶如是云。

### 丙、古代形容辭

【一】莆仙人呼物之冷者爲清，例如清水，清飯，實出於曲禮上：「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又案說文：「灑，冷寒也；从水，灑聲」，七定切世說新語：「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清」？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但聞作吳語耳」，注云：「吳人以冷爲清」，集韻，類篇，皆云：「灑」「清」同爲楚慶切，「清」與「灑」「清」形異，而音義均同，足證莆語溯源甚遠也。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二】莆語稱餓曰飢此尙易解；亦叫做「妖」，竊以爲卽楊音之譌，春秋傳曰：「歲在元枵」，枵，虛也。

【三】物之屈曲者莆語稱之曰捩，（克求切）實本於周頌：「穀時稔壯，有捩其角」。

【四】莆語稱黑爲烏，北史，房法壽小名烏頭，以宋魏郡太守降魏。

【五】善辯叫做嘴顛顛，北史，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欲以崔俊爲使主，俊曰：「文采與識，俊不推李諧；口頰編顛，諧乃大勝」。（見李靈傳）

【六】嘴尖——不肯服輸認錯，莆語稱之曰嘴尖，揮塵餘話：詹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端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操俚語談詬曰：「子鬚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十餘年後，堅老自郎官代端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端初已忘前事，而頗省其面目，因曰：「郎中若有素者；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答曰：「風采堂堂，固非自見；但不知比往時鬚尖否」？端初愧怍而罷。

【七】魚在水中或地上，跳動翻轉，姿勢劇烈，莆語稱之曰潑刺，白居易放魚詩：「傾籃瀉地上，潑刺長尺餘」。

### 丁、古代動辭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一】莆語鬪殿攻城曰撲，金文宗周鍾：「敢各虐我士，王臺(讀若純，義同烹)伐，其至戮伐乃都」，鄰卽撲字也。

【二】莆語採取曰捋；出於詩大雅：「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

【三】築屋曰起；南史，蕭惠開爲父起四寺。

【四】訪友曰造；習鑿齒聞道安至，卽往修造。

【五】鬆土而耘曰薅，說文薅，拔畜草也，薅或从秝 詩曰：「既秝荼蓼」案，杜甫詩題：「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住間」，耗註爲損，拔蒲稗也；所以詩中有「功夫競搢搢，除草置岸房」之句，此耗字當爲薅音之轉。

### 戊、古代狀字或成語

【一】莆語問人食否曰「食未」？問人動身否曰「行未」？蓋亦有所本，南史齊明帝語巢尚之曰：「卿至湘宮寺未」？

【二】晤面曰「厮見」；周邦彥詞「天便教人霎時厮見何妨」？

【三】「卽今」卽現在之意；陸游病起詩：「少年射虎南山下，驍馬強弓看似無，老病卽今那可說，出門十步要人扶」。

【四】螟蛉曰乞；北史李庶死於臨漳獄中，妻元氏更適趙起，夢庶謂已曰：「我福薄，託劉氏爲女，明旦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君宜乞取」。(見李靈傳)

### 莆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五】莆中呼雞曰朱朱，亦曰粥粥，說文：「粥，呼雞重言之」，段注當作粥粥……夏小正，正月：「雞桴粥粥」……風俗通：「呼雞朱朱」，粥與朱音相似，應讀若祝。

【六】莆人呼祖父曰阿公，出於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篇：「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擲杖而問之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棧步而倍之間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問子之公而後循序及於妻子；所謂公者為其祖父可知矣。

【七】莆人稱媳婦為新婦，隋獨孤皇后愛晉王廣夫婦云：「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寤共食」。

【八】莆俗女子嫁後多稱姓，北史平陸為豫州刺史，時和上開使求鑿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又太子勇寵雲昭訓，獨孤后恨曰：「我為伊索得元家女，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

【九】莆俗常稱人曰：先成生，即先生也，史記鼂錯傳；錯初學於張恢先所；漢書錯傳，則云：「初學於張恢生所」一稱先，一稱生；顏注云：皆先生也，鼂錯傳中尚有校尉鄧公，諸公皆稱為鄧先，貫禹以老乞骸骨，元帝詔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所注皆同。

蕭仙語言中之古代音韻及成語

【十】蕭人稱女兒爲小娘子，韓愈祭女孿文，卽如是云云，歐陽修與渾元禮簡：「承賢郎，小娘子見過；有佳兒女如此，朋友當共愛也」，足見唐宋時，皆以小娘子稱己之女或他人之女也。

【十一】蕭語訂婚曰做親情，案唐語林中有之，文宗欲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躬躬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

奉寄呂丞相元直

李綱

出擁瑠玕入袞衣，江城重詠我公歸，手扶日月還黃道，足履星辰入紫微，已集羣英照帝載，好施長策復邦畿，海濱病叟無他望，側耳天聲暢國威。

題鄭樵夾漈草堂

陳俊卿

流水三間屋，公曾半席分，帝嘗招此老，天未爽斯文，人去留青竹，山空只白雲，升堂時想像，金石恍猶聞。

### 「福建文化」撰述旨趣

## 「福建文化」撰述旨趣 陳易園

省者，國之積也，縣者，省之分也；分之於縣而積之於國，省之爲省，其位地顧不重乎哉？福建自周、漢以還，久班王會；晉、唐之際，代有聞人。洎夫天水肇基，斯文鼎盛；隴定奠國，萬化宏開。自時厥後，赫爾日新，衍鄒、魯於海濱，重晉、安之文獻，猗歟懿哉！爰乎尙已！溯自庖犧首出，佑啟吾華；炎、黃代興，熾昌文化，唐、虞三代，如日中天、繼繼承承，于今爲烈！蓋我六千年中其所以彌綸網維焉者，彬彬郁郁，光照後人，史籍紛披，班班可考，斯固數典者所盡知也。顧吾華疆宇寥闊，歷載久長，其間文物之凋殘，典章之廢墜，偉烈豐功之漸歸湮沒，嘉言懿行之闕若無聞，又何止百千萬億矣。誠能窮力所及，推而顯之，擴而充之，以餉來者，使我先民之迹燦然具陳，於以振民族之精神，作方今之軌範，抗戰建國前程，固有無窮之助也！然則致力之方如何？曰，分以爲之而已；分則地邇而事易，力寡而功多，計之至善者也！政府有見及此，固已令各省設文獻研究會矣，此文獻研究會者，肇端於縣而總成於省，省之文化無不彰明者矣，國於何有？吾校中國文化研究會之撰述福建文化，經始以來，亦既累歲，此物此志也。不佞學識無似，猥蒙同人會推畀以主編之任，茲事於大，誠非愚昧之所能勝；顧念千里之程，起於跬步，一篑之覆，進於爲山，亦欲竭其棉薄，從諸君子之後，筆路藍縷，啟此山林。所望，茲省者，隸茲省者，詒於茲省者，心乎茲省者，窮搜博采，各罄所知，鉅製鴻篇，時以見惠，簡冊之光，人文之福，非獨吾校師生拜賜已也！嗚乎！國魂未死，華夏必興，一息尙存，凡民有責！濟濟閩人居哲莘莘群哲，尙有以匡其失而宏其業也。

## 福建文化投稿簡約

1. 本刊除由會員撰稿外，並歡迎外稿。
2. 投稿務須繕寫清楚，並用新式標點。稿紙忌寫兩面。
3. 文體不拘：語體文言均可。
4. 本刊對於原稿有修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5.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除外。
6. 來稿經載後，酌以本刊若干冊為酬。
7. 稿末請寫明通訊地址。
8. 投稿請逕寄福州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編輯處。

---

福建文化

第廿七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定價 本期定價大洋伍角  
預定全年連郵一元

編輯者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發行者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福建邵武)  
印刷者 福建邵武永生堂印書局

# 福建文化

## 本刊最近出版專號

第十八期	
李卓吾專號.....	特價五角
第十九期	
風土特輯.....	平價一角四分
第二十期	
漳州史蹟專號.....	特價三角
第二十一期	
福建謎語專號.....	平價一角四分
第二十三期	
福建諺語專號.....	特價二角
第二十四期	
福建理學專號.....	特價三角
第二十六期	
鄭和專號.....	平價一角四分

## 本校出版刊物一覽

- 【1】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Science Journal  
(協大科學年刊).....每卷 \$1.00
- 【2】 福建文化.....每期 \$0.50
- 【3】 協大學術.....每卷 \$0.50
- 【4】 協大藝文.....每期 \$0.40
- 【5】 協大生物學報.....每卷 \$1.00
- 【6】 協大農報.....每期 \$0.50
- 【7】 協大週刊.....每期 \$0.02